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0 N.2 總 75 2020/04

災難中的平安之光 P.2

Light of Peace in Disastrous Times

疫情中的心理建設 P.9

*Preserving Emotional Health
in the Pandemic*

與歷史學家諾爾一席談 P.19

An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Mark Noll

追尋隧道出口的亮光 P.27

*Looking for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是大小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詩篇91:1-7)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災難中的平安之光	2
Light of Peace in Disastrous Times	劉良淑
我心何以得平安？	6
How to Get Peace in My Heart?	李靈
疫情中的心理建設	9
Preserving Emotional Health in the Pandemic	薩林娜
一隻蟋蟀	11
A Cricket	張路加
一張照片的波瀾	封底
Stormy Reactions to a Photo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罪人、仇敵、惡人	12
Sinner, Enemy, Villain	謝文郁
聖經無誤原則的昔與今，4之4	15
The Principle of Biblical Inerrancy, Then and Now 4-4	呂居
與歷史學家諾爾一席談	19
An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Mark Noll	馬麗/安平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聖地遊雜感	23
Reflections in Holy Land	王俊
追尋隧道出口的亮光	27
Looking for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孫毅
在受苦中體會主的心腸	31
Knowing the Heart of the Lord through Suffering	約書亞

恩福

Blessings, Vol. 20, No. 2, April, 2020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0年4月 第二十卷第二期 總75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Mary Ma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徐志秋 馬麗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4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newenfu.org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新版建造中)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恩福雜誌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大眾傳播/恩福雜誌 (新版建造中)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災難中的平安之光

劉良淑

全世界都被武漢肺炎（學名新冠肺炎）震動了。

為了防疫，武漢封城，湖北封省，頻頻傳出令人揪心的悲劇；中國其他各地封區封路封鄉，引致復工困難，經濟陷入半癱狀態；國際航班因旅遊警告或禁令掉進冰窖；製造業出現斷鍊危機，致使全球股市崩盤。

中國竭盡所能控制疫情，官方報告屢屢成績亮眼；但另一波疫情會否捲土重來，仍屬未知。病毒跳躍式地擴及各大洲，一些國家似無招架之力，確診與死亡人數迅速攀升，恐慌到處蔓延。疫情不見盡頭，市井小民惶恐無奈，一籌莫展，只能擔心荷包與生計。

其實，自2020年開始，除了病毒疫情，全世界還有各種災難紛至沓來：森林大火、強烈地震、火山爆發、雪崩、洪災、超級蝗災等等。下半年是否會出現饑荒？南極大量融冰，出現怵目驚心的血海，會否有潛伏的病菌將攻擊人類？難以掌控的未來提高了所有人的焦慮指數。

目前全球聚焦抗疫；先進國家晝夜不停地研發疫苗與藥物。美國第一個武漢肺炎重症患者，因接受「瑞德西韋」藥物而康復；這藥是幾年前為了抵禦非洲的「伊波拉」病毒而研製的。消息一出，頓時挑起了人們對2014年「伊波拉」的回憶。

致死率極高的病毒

伊波拉病毒最早出現在非洲剛果共和國的伊波拉河附近。它的起源不確定，有一說為：由於商業發展施工，把泥土中的病毒捲起，造成人畜感染。這種病毒的致死率相當高，從50%-70%到90%，因此人人聞之色變。

1976年疫情首次爆發；21世紀前後曾在薩伊、剛果、烏干達、南非、蘇丹、及西非幾個國家出現。病毒通過接觸血液、分泌物、或體液傳播，沒有飛沫傳染的現象。因此，照顧患者的醫護工作者和家屬最容易被感染。

伊波拉病毒的潛伏期在21天左右。發作時來勢洶洶，症狀包括噁心、嘔吐、腹瀉、膚色改變、全身痠痛、體內出血、體外出血、發燒等；大半病人兩週內體力衰竭而死。剛過世的屍體傳染力最強。倖存患者之中，有些痊癒40天後還能傳播病毒。

不過，由於這類病毒孵化期短，殺人的速度比傳播快，導致殺死一部分人之後便無法再傳播，所以多半只是區域性流行。

美國曾經有少數境外移入的伊波拉病例。2014年，幾位美國籍醫護人員在賴比瑞亞（Liberia或譯利比里亞）救助病患時染病，被送回國治療。他們在非洲盡心竭力照顧病患的事蹟，經報導後令許多人感動，以致西非抗伊波拉



雖然未來的日子吉凶難料，但是既確認了神的呼召，他們心裡滿有平安，可以安然入睡。
Though facing a challenging future, they felt peace in heart after confirming God's call and could sleep soundly.

的團隊被《時代》雜誌選作當年的風雲人物。

活在平安中

西非團隊中的肯特·布蘭特利醫生（Kent Brantly, 1987-），是第一位被帶回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接受治療的。由於伊波拉的毒性超強，他帶病返美，引起全國關注，下飛機與入院的全程在電視播出。他出院後，總統歐巴馬還請他到白宮一敘。

肯特於2015年出版《生命的呼召》（*Called for Life*）一書，述說他和妻子走上醫療宣教的心路歷程，以及與伊波拉病毒爭戰的經過。

2013年10月，甫從醫院完成實習、年僅26歲的他，加入撒瑪利亞救援會（Samaritan Purse）的世界醫療使團（World Medical Mission），帶著兩個幼小的子女，和身為護士的妻子安蓓（Amber）一起到賴比瑞亞的首都摩拉維亞。他加入永愛醫院（ELWA, Eternal Love Winning Africa），簽了兩年合約。這個有五十張病床的醫院隸屬於國際事工差會（SIM, Serving in Mission）。

次年3月下旬，得知鄰近國家出現伊波拉疫情，永愛的醫務人員立刻開會，準備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挑戰。他們發動全院人力，把旁邊的小教堂改作隔離病房，有五間病床。永愛成了當時摩拉維亞唯一能收容伊波拉病人的醫院。

肯特和妻子當晚深度談心。他們並不怕死。身為宣教士，在離開美國之前，他們已寫好了遺囑。夫妻兩人再度回顧神如何帶領他們來到這個國家。雖然未來的日子吉凶難料，但是既確認了神的呼召，他們心裡滿有平安，可以安然入睡。

6月11日，第一個伊波拉病人來到永愛醫院。

被排擠的人

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後，武漢人和湖北人在中國到處被排擠；疫情擴展到世界後，不僅許多華裔被當地人視為禍源，遭鄙視與拒絕，所有亞裔也連帶遭殃。在伊波拉爆發的地方，人性的自私

同樣展現無疑。

一旦被確診，病患就成為被排擠的人，也頓時失去所有的家人、朋友。送入隔離病房後，不會看到一張熟面孔，只能看到像太空人一樣穿著防護服的醫療人員。醫院僅能提供輔助治療，大多數病人完全絕望。他們心靈的孤寂、難受、痛苦，不亞於身體的折磨。

2014年西非的疫情過後，約有一萬七千輕症者治癒，但他們重返社會之路相當艱難，常常遭到懷疑、排拒。中國復工後，據傳不少湖北年輕人被外地公司解僱，對前途感到非常擔憂；他們的遭遇也如出一轍。

真正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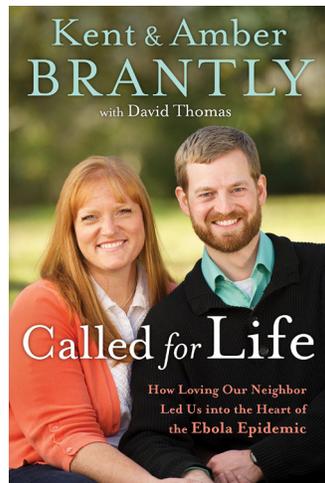
肯特醫生被醫院任命為伊波拉醫務組的負責人。他立刻感到自己必須以身作則，塑造尊重並同情病人的氛圍。

「同情」（*compassion*，和合本譯「憐憫」）是他所寫《生命的呼召》一書的主弦律。這個源自拉丁語的字，原意是「和他人一起感受痛苦」。聖經記載，「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同情）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馬可福音6:34）當時耶穌其實很累，但祂看見群眾的需要，便放下自己，去滿足他們。肯特默想這段情景，內心大受感動。這成為他立志投身醫療宣教的蒙召經文。

當時伊波拉患者的治癒率很低。肯特決定，將醫護的重點放在緩減病人的孤獨感。他要醫務人員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防護衣的前胸後背和額上，讓病人可以辨認，感受到防護衣內是個真實的人。他親切地向病人自我介紹，詳細解說醫療步驟，陪他們說話，跪在床前為病人禱告，甚至唱詩歌來鼓勵他們。

照顧重症病人相當辛苦。患者嘔吐腹瀉，頻頻需要換尿布、換床單、全身清潔。穿脫防護衣很煩瑣，各要15分鐘，還要配合消毒。消毒員是維護醫務人員安全的關鍵，有位50多歲的志願者承擔起重任。在又熱又潮、沒有空調的房間，防護衣內的溫度可以飆升至華氏115度，讓人汗流如注。戴口罩呼吸不易，一位護士原有哮喘，在隔離病房更加嚴重，然而她甘心忍受。

在肯特的帶領下，伊波拉的醫務人員發揮最大的愛心，竭力來照顧病人。儘管來到他們醫院的，只有一個男孩痊癒離院，但肯特並不感到自



他行醫是為了向人展示同情，主動和他們一起承受苦難。
His true intention of being a doctor is to show compassion by sharing the patients' suffering with them.



己是個失敗者。他行醫是為了向人展示同情，主動和他們一起承受苦難。在照顧伊波拉病人時，他作到了。病人覺得受到尊重、關愛，能在信心中面對死亡。

防疫 vs. 習慣和風俗

賴比瑞亞是個飽經內戰摧殘的國家。伊波拉病毒因一位婦人搭計程車從鄰國進入，而傳播開來。第一次面對如此凶險的病毒，肯特很快發現，這個國家並沒有預備好。四百萬人口只有50名醫生；百姓沒有良好的衛生習慣，又不信任政府；防疫的資源極其匱乏；喪葬的習俗又助長傳染。

肯特在教會中開辦講座，宣導應該如何防疫。他們教會崇拜時，有相互問安的時間，弟兄姊妹常會握手或擁抱；他建議要改變方式，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為了保護孩子，他們夫婦決定暫時不去城裡聚會，只在醫院園區內和鄰居一起敬拜。

一次，一輛計程車來到醫院，病人已經死在車上，看來像是伊波拉患者。醫院要留下死者，但同行的家屬不肯。當地的習俗是將死者放在家裡，所有親屬都來，一個個觸摸遺體進行告別。因此，家屬執意要原車載回。醫院同仁盡力說明，檢驗死者的病因非常重要，並保證他若不是感染伊波拉病毒，必定讓他們帶回。最後他們終於悻悻然離開。

醫護人員的家屬

醫護人員往往在病人確診之前就必須與他們接觸，且常是在缺乏防護的情況下，因此成了被感染的高危人群；而他們的家人也連帶受威脅。

肯特醫生曾虛驚一場。3月31日那天，他未戴

手套就診治一位發燒病人。他要求病人去抽血，後來發現病人竟逕自離開醫院。因為不知道病人是否染上伊波拉病毒，讓他大為緊張，甚至不敢回家。然而另一位資深醫師認為，病毒潛伏期有21天，他暫時尚無傳染危險。好在第二天病人回來，說明是回家取錢；後來確診為瘧疾。

由於賴比瑞亞的疫情有爆發的危險，撒瑪利亞救援會決定，自4月1日起陸續將宣教士的家屬送回本國。次日，肯特的妻兒即飛回美國。要等賴國沒有確診病例21天之後，才可以回來。

最初，疫情似乎被成功阻擋在北部的弗雅市；永愛醫院鬆了一口氣。4月底，肯特去希臘開會，並與妻兒會合；他們一起回到賴國。但第一位伊波拉病人竟在6月11日出現在他們醫院。

當伊波拉病人一個接一個來到，住院病患從三、四個陡增至二十個。肯特覺得醫院愈來愈不安全，決定7月20日再度將妻兒送回美國。然而剛過三天，肯特即感身體不適。當他被確診的消息傳出後，在美國的妻兒立刻被旁人懷疑會傳播病毒。安蓓不得不暫時離開父母家，搬到一個朋友的偏僻住處。

肯特確診了

永愛醫院一開始就知道，保護醫務人員的安全是打贏傳染病的關鍵。自從準備接收伊波拉患者，他們花了兩星期對全院作訓練，嚴守消毒規則。肯特認為，他們的隔離病房比市場和教會都安全。

不過，由於照顧病人的工作量很大，醫院人力緊繃。肯特不分日夜地工作，幾乎沒有時間吃東西，三個星期就掉了約30磅。

7月23日（週三）早上，他有點發燒。起初他懷疑是瘧疾，因為當地蚊蟲多，他們幾乎每天都要吃藥預防。但同事為了以防萬一，到他家裡穿起防護衣，抽血去檢驗。隔天得到報告，呈陰性；可是肯特知道不可以高興得太早。伊波拉病毒有時要72小時才驗得出來；因此要等週六第二次檢驗，才能確定。

在等待期間，服用瘧疾藥不見效，肯特希望他得的是登革熱。然而，他週五出現噁心、腹瀉，全身無力的現象，症狀愈來愈像伊波拉。週六晚上，同事帶來消息：檢驗呈陽性！

肯特打電話告訴安蓓，她只說「我為你難過」，就再也說不出話，只能不住哭泣。後來她回憶說：「肯特的聲音很鎮定，不斷告訴我，他

整個過程中有太多的「恰好」環環相扣，背後肯定有神的作為。
The whole process had so many "coincidences" that it amounted to a hidden divine providence.

感到很平安。」其實肯特當時已經非常虛弱，且有短暫失憶現象；事後他連這段通話都不記得。

進入生死關頭

就在週六當天，醫院在兩個小時內有四位伊波拉患者過世；其中一位是本地的醫師。擔任消毒員的志工南茜也確診了。整個醫院的情緒落入谷底。

同事們在巨大壓力下，還輪流到肯特家來，為他輸液，陪伴他。但大半的時間，肯特是獨自一人。

安蓓和親友發佈了代禱信息。從週六起，肯特的手機就不斷收到鼓勵的話。朋友告訴他：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為他禱告。一位長輩打電話來，不知道怎樣安慰他，反而肯特用但以理三友的故事說明自己的心志：即或不然，他仍要每天為神的榮耀而活。

撒瑪利亞救援會召開了記者會，肯特感染伊波拉的消息迅速傳遍美國。

週日晚上，專家朋友提出三種治療方向，其中較合適的為一種抗體，對猴子有效，但尚未作人體實驗。肯特表示，只要能找來，他願意作白老鼠。

週一早晨，他出現便血，皮膚有血斑；同事立刻帶來自己女兒的一袋血，給他輸血。週二，他嘔吐物中含大量的血；同事又來第二次輸血。伊波拉病患一旦消化器官出血，死亡機率就大增。不多久，肯特全身皮膚透紅，眼睛泛紅——紅眼是死期不遠的信號。

遭拒絕與被救援

撒瑪利亞救援會一直在努力，要把肯特轉到條件較好的醫院。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瑞士的日內瓦有無國界醫生（Doctors Beyond Border）的後援醫院，但問題出在找不到飛機。因為沒有保險公司願意負擔載送伊波拉病患的個案。

救援會轉而求助於政府和軍隊。國務院的醫療事務主任慨然允諾提供幫助。最後敲定，由一架備有隔離裝置的飛機執行任務，那是國務院於2008年訂製的，為從疫區撤離美國人作預備，但從來沒有使用過。

週二的壞消息：布魯塞爾和日內瓦的醫院同意接受肯特，但是北非與歐洲各國都不讓載有伊波拉患者的飛機過境；連日照顧他的同事也病倒了。好消息是：唯一治癒出院的男孩捐了一袋血

給他；他第三次輸血，得以暫時挺住。

週三，營救計劃確定直飛美國的亞特蘭大。肯特有些好轉。

週四下午，肯特感到呼吸困難。另一位同事接獲安蓓的通知後，趕緊來看，然後立刻告訴安蓓：「肯特很不好，你要馬上禱告，比從前更加倍迫切！」安蓓轉告了所有親友，大家都放下手邊的事，立刻跪下懇切為肯特的性命禱告。

肯特以為當晚自己就會窒息而死，但實驗性的抗體到了。它是一劑，雖分三次注射，但不能分開。原本醫院要給南茜使用，然而肯特急轉直下的病情，讓醫生臨時決定分給他一針。那成了救命的關鍵。注射之際，肯特反應強烈，呼吸與心跳急促，幾乎難以忍受；但15分鐘後，他就覺得舒緩多了。

週五晚上，他平安上了飛機。經過14小時飛行，中間落地加油兩次，終於抵達亞特蘭大。肯特還可以從擔架下來，自己走進醫院，令圍觀的人大為意外。

感謝人與歸榮耀給神

艾莫利醫院（Emory）的設備、人力都齊全得多，周圍還有許多一流的實驗室。經過悉心的照顧，肯特逐漸好轉。消毒員南茜不久也被送到同一間醫院，終得康復。

8月21日，肯特出院了。他在書中感謝許多人，對所有照顧他的、為他祈禱的、提供幫助的、展現愛心的、以及親愛的家人，他都由衷地一一感謝。他說，倘若不是因這次生病，他無法領受這麼多的愛。

不過終極而言，他仍然要歸榮耀給神。他相信：他能存活，是神垂聽千萬人為他禱告的結果。他無法解釋，為何神容許幾千人死亡，卻讓他活著。他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殊之處，也不以為自己的信心比別人強。但他清楚：是神把他從死亡邊緣救回來；整個過程中有太多的「恰好」環環相扣，背後肯定有神的作為。

選擇與神同行

肯特對生命的看法是：活著的意義是為了要幫助鄰舍；這樣作不是為了顯揚名聲，而是為了榮耀賜生命的神。他和妻子曾禱告：願意一生宣揚神的名，藉著服事讓人來認識祂。神的回答則似乎是：看哪，我給你們一個平台，可以透過媒體向一千八百萬觀眾和許多世界領袖說話。

病癒後，他們有更大的平台向人介紹西非的需要，推動更多的捐助。他們事奉的心志沒有改變。2019年9月，他們全家返回非洲，到贊比亞的穆金恩使命醫院（Mukinge Mission Hospital），繼續以醫療宣教服事當地人。

肯特深深體會，在災難臨到時，會出現恐懼與同情的張力。許多人的反應是基於「恐懼」，遠多過「同情」；而結果則會讓整個群體受損。然而，若能倚靠神，尋求祂賜力量，克服恐懼並施展愛心，則必然能經歷到內心的平安，並且看到神的同在與保守。

在當今的疫情中，武漢的教會牧者們帶領弟兄姊妹勇敢面對。教牧聯禱會發動全國禁食禱告；禱告會在線上舉行，比平時更熱絡；講道透過視頻次數反而增加；小組牧養也更積極，肢體間的情誼不減反增。在尚能出門期間，一些教會的慈善事工從未間斷，發送食品與防護資源給社區中有需要的家庭、超商人員、外送小哥等。

選擇與神同行，讓屬神的人能在災難陰霾中發出平安之光。✚

作者本刊執行編輯



李靈

平安是神給人極寶貴的禮物。在希伯來語的原意，“平安”為“有神在心中的確據”的意思。希伯來民族最早被神揀選，他們非常在乎“平安”。直到今天，猶太人接電話時，拿起話筒的第一句話就是“shalom”（平安）。

可惜猶太人長時期受“律法主義”影響，注重用行為來討神喜悅，以致心中漸漸不能體會神同在的“平安”。當耶穌降生時，天使向人傳報佳音：“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歸與祂所喜悅的人。”信靠耶穌的人，能夠再度享受從神而來的“平安”。

門徒對平安的經歷

耶穌基督呼召十二門徒和祂朝夕相處。雖然他們跟隨耶穌，過著四處漂泊的日子，又受到從宗教和政治而來的威脅，但他們心中充滿了平安，且有喜樂。然而，當主耶穌告訴他們，祂將要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門徒們就開始憂愁起來。

西門彼得表達了門徒的心情。他說：“主啊，我為什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約翰福音13:37）是啊，他們寧願與主同死，也不願

意與主分離，不再有“平安”。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死後，門徒們六神無主，深感恐懼，害怕被抓，紛紛躲藏。心中失去了“平安”後，他們不得不關注自己的“安全”了。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門徒們躲過了這一關，各自回去重操舊業，也就不會有基督教的存在了。可是主復活了。祂又特地來到門徒中間，賜他們“平安”：“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翰福音20:21）

滿心憂愁的門徒們一下子變得喜樂了，“平安”又回到了他們心中。

隔了八天，耶穌再度顯現，站在門徒當中，說：“願你們平安。”並特地將手上的釘痕、肋旁的釘痕給多疑的多馬看，讓他疑惑全消。自那以後，門徒們真的“平安”了，他們的整個生存狀態完全變了。

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共同的特徵，就是心中有“平安”。
Generations of Christians bear witness to a common trait, a deep sense of peace in their hearts.

此前他們因為害怕被抓，躲進閣樓關上門；但從那一刻起，他們進入人群，到處奔走，傳講福音。明知這樣作可能會喪命，然而他們沒有一個為自己的安全擔憂。因為他們心中有了真正的“平安”。耶穌差派的使徒，沒有一個不是死於非命。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向世界見證了神所賜“平安”的寶貴。

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共同的特徵，就是心中有“平安”。因為有這樣的“平安”，所以無論社會怎樣凶險、環境多麼惡劣，他們心甘情願赴湯蹈火，而且前仆後繼。福音就這麼傳下來了，基督教也就有了這延綿兩千餘年的見證。

疫情對“平安”的考驗

自去年12月初開始，“武漢肺炎”便從武漢開始出現，迅速在湖北全省傳播，之後又在全國快速蔓延。到今年1月中旬，疫情的警訊已經在全國敲響。當時正值新春佳節，由於防止病毒傳染，人們只得留在家中。無論是繁華都市還是郊野鄉村，沒人走親訪友，一切娛樂終止；節日的歡樂完全被淹沒。

中國改革開放後四十幾年以來，每年的春節都是各教會傳福音的大好時機。因為這是一年中 longest 的休假時間，人們放下日常繁忙的工作，與家人團聚、與親友相見，彼此間有更多的交流機會。而教會除了舉辦佈道會之外，還會舉辦各類活動，宣講基督徒的生命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幫助人們離開賭博惡習、停止迷信活動等。

每年教會都會在這段時期帶領不少人歸向基督。如果不利用這機會傳福音，許多弟兄姊妹、傳道人都會感到心裡不“平

安”。然而，碰到疫情爆發，還要不要舉辦特別聚會？甚至，教會還要不要“聚會”？主日崇拜要不要繼續？這些都成了問題。

面對空前的“疫情”，政府還沒有對各類聚眾活動宣佈禁令之前，相當一部分教會就因弟兄姊妹擔心被傳染，而停止了聚會。即便堅持聚會的教會，也有相當多信徒因為沒有“平安”，不再參加主日崇拜了。

1月下旬之後，各地政府基於對居民“安全”的考慮，相繼宣布禁止各類聚集活動，以減少病毒傳播的可能性。這時，教會也理當認真考慮弟兄姊妹的“安全”，加以配合。不過，許多教會甚至在政府的“禁令”出台前，就已經先採用網上聚會的方式了。

當然，不論病毒的傳染性有多大，從對弟兄姊妹們的愛心來看，教會也應該考慮到弟兄姊妹們的“安全”，減少互相傳染的可能性。可是，確實有些教會就在這次“安全”的威脅之下消失了，許多基督徒也不見了蹤影。

面對“疫情”的壓力，基督徒在考慮“安全”的同時，是否也應當省察自己內心是否有真正的“平安”？

聖經中瘟疫的教訓

縱觀歷史，神的子民與祂的關係確實常常與瘟疫有關。

在舊約時代，聖經記載了五次重大的疫情。第一次記在《出埃及記》第9章：“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肯容他們去，仍舊強留他們，耶和華的手加在你田間的牲畜上，就是在馬、驢、駱駝、

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9:1-3）

耶和華要用“瘟疫”來懲罰埃及法老，因為他竟敢違逆耶和華的旨意，阻擋希伯來人離開埃及。法老看到所有牲畜全部死了，竟還是不把耶和華當回事，繼續攔阻希伯來人。耶和華就再用在人和牲畜身上起雹的瘡和冰雹，來攻擊埃及，逼得法老只好低頭：“法老打發人召摩西，亞倫來，對他們說，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華是公義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惡的。”（9:27）這是懲罰外邦人的一次瘟疫。

第二次記在《民數記》14章。以色列民衆在曠野時，對耶和華能否真的預備佳美之地產生懷疑；即便約書亞和迦勒“對以色列全會衆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他們還是寧可相信另外十個探子的胡言亂語，進而要用石頭將約書亞和迦勒打死。這下激怒了耶和華。“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結果，十個報惡信的探子都遭瘟疫，暴死曠野（14:11-12, 37）。

《民數記》和《撒母耳記下》還記載了耶和華降下另外三次瘟疫，擊殺那些悖逆之人，在此就不贅言了。從《舊約》的記載可以看到：(1)上帝用瘟疫懲罰惡人；(2)上帝允許瘟疫存在，是彰顯祂的主權；(3)上帝藉瘟疫管教祂的子民，並警示世人。

《新約》講到末日的情景，瘟疫為主要現象之一：“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路加福音21:11）“我就觀看，見有一匹

基督教早期的發展壯大，與羅馬帝國晚期瘟疫頻繁爆發有關。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early Christianity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outbreaks of plagues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

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啓示錄6:8）

上帝降下瘟疫，其實用心良苦。真正重生得救、心中有神所賜“平安”的基督徒，不會因為“瘟疫”而恐慌，相反卻會更加敬畏神、親近神；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是否聖潔？是否經得起審判被主接納？

初代基督徒面對瘟疫

其實，早期基督教的興起也與“瘟疫”有關。

美國學者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一書中，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了瘟疫在基督教興起中的積極作用。他列舉大量史料證明，基督教早期的發展壯大，與羅馬帝國晚期瘟疫頻繁爆發有關。數位皇帝帶兵出征中染瘟疫死亡，使得帝國擴張或鞏固疆域的軍事行動中斷。

西方學術界研究瘟疫的權威芬塞（Hans Zinsser）評價說：“羅馬帝國以強大的控制力向其他地區擴張。把整個世界納入羅馬帝國之中的計劃，一次又一次地被唯一更強大的力量——瘟疫——所中斷。”自然災難導致的社會動盪，迅速轉化為信仰的危機。當“瘟疫”突然降臨，傳統宗教面對驚慌失措的人們沒法作出解釋，更拿不出有效的救助辦法時，人們對這些宗教的信仰就會動搖，進而出現普遍的社會信仰危機。

醫生束手無策，落荒而逃；哲學家只能抱怨“社會在衰老”、“道德在頹廢”，形同廢話。羅馬皇帝自稱為“多神的化

身”，面對“瘟疫”這神秘的敵人卻一籌莫展。

安東尼瘟疫期間，羅馬皇帝馬克·奧里在百般無奈之下，甚至命令異邦信仰的祭司為羅馬祭祀，祈求外邦的神保佑羅馬。最後他採信了當時流行的說法：由於基督教蔑視和否定羅馬的衆神，引起他們的震怒，而降下這些災難。於是他下令搜捕基督徒，並加以殘害。

西普里安瘟疫期間，皇帝德修斯也同樣迫害基督徒，並成為“第一個全面開動國家機器，到處搜捕和迫害基督徒的皇帝。”接下來的十年，無數的基督徒被殘害致死，包括許多著名的教會人士，如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主教西科斯特斯二世（Sixtus II）等。

政府採用窮凶極惡的手段鎮壓，基督徒卻因心中充滿耶穌基督所賜的“平安”，保持堅定的信仰。看在群眾眼裡，政府反而顯得可笑和卑劣。歷史證明，這種迫害反倒加速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同時加快了基督教的興起。

當時基督徒在面對“瘟疫”災害時，首先告訴世人：瘟疫肆虐不意味著神不存在；相反，恰恰證明神以公義掌管著世界。瘟疫是羅馬人迫害無辜善良的人們所遭受的懲罰，只有向真神耶穌基督認罪悔改，才能指望祂停止這樣的懲治。

為基督教辯護的人提出這樣的解釋：羅馬人曾殘忍地把救世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血腥地迫害基督徒，而瘟疫就是對羅馬人的錯誤和虛假信仰的報應和懲罰。這解釋對當時的異教徒確實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基督徒又以富有人性的教義，為受難民衆帶來心靈的慰藉。

當時的基督徒身處受迫害的社會氛圍，且同樣面對可怕的瘟疫，但他們對遭難者進行無私的救助，並宣講帶來永恆盼望的福音。他們以殉道的精神，遊走於異教人群之間，奮不顧身地行醫佈道，照顧病弱，安葬死者，並為之禱告。有些基督徒甚至拿出自己僅有的物品，為死者舉辦體面的葬禮。他們以實際的行動，把仁愛和善良的價值觀迅速地植入羅馬帝國的社會生活。

基督徒的善行引起了皇帝朱利安的不安和妒羨。這位有“叛教者”稱號的皇帝致力於復興古典文化和傳統宗教。他曾贊揚“加加利人”（對基督徒的貶稱）的美德，督促傳統宗教的慈善行為務必要趕超基督徒；但是沒見任何成效。

基督徒在大瘟疫期間的所作所為，使人們對流言中傷他們的話不再相信，皈依基督教的人數迅速增長。例如，西普里安和教士們在北非地區，每天要為二、三百人施行洗禮。



疫情中的心理建設



薩林娜

面臨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威脅，各地人心都流露出無力、焦慮、擔憂、沮喪、害怕等情緒，被“封城”的人們更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我們知道，人的生理健康與心理健康是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整體。心理狀態會直接作用於身體的免疫系統功能。人的心態要是崩了，身體也會隨之崩潰。

面對重大疫情，我們除了關注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亦有責任主動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積極做好自己與身邊人的心理建設。以下根據筆者的諮詢專業，提出幾點建議。

重視心理健康對身體的影響

最近網絡瘋傳《居家治療攻略——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自我隔離四天好轉，同濟醫院周醫生怎麼做到的》一文，周醫生以自己為案例，向我們展示了自我心理建設全過程。在文中，他反復提到樂觀面對。

保持積極心態，對於康復至關重要。關於心理對身體的影響，醫學界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與案例證明，在此不必展開。同樣的癌症，有的人確診後不久就“嚇死了”，而有的人卻“笑著面對”，帶癌生存一二十年，除了體質差異和治療方法的影響，

反思與檢討

十年前，我曾經應邀在北京專為外籍人士設立的教會講道，當天我的講道題目是“平安”。我知道聽眾中有許多宣教士或傳道人。我直言：我聽過一些去中國宣教的傳道人，回美國後大肆宣講，說他們在中國處境多麼凶險，差點被抓進監獄。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傳道人老講自己的“安全”問題？其實，兩百多年前西方宣教士到中國時，社會安全比現在差多了。清廷頒布“禁教令”，官府有“十殺令”，民間土匪還會綁票勒索。可那時的宣教士怎麼不那麼擔憂“安全”問題呢？

原來，他們心中有主同在的確據，有“平安”。現在的中國

社會比兩百年前好多了，然而這些宣教士竟如此關注自己的安全，這豈不反映出他們心中缺乏“平安”？聚會結束後，一位美國老牧師前來對我說，今天的信息好像對他當胸打了一拳。我回應說，希望所有人都能清醒過來。

回顧歷史，再看看今天許多基督徒面對“武漢肺炎”時，讓人十分感慨。當下教會的關注點，似乎是在討論要不要聚會。很少聽到有教會在熱烈討論如何把握機會傳福音？如何去安慰那些處於驚恐中的人？甚至一些信徒也陷入驚恐中。這些現象與初代教會的基督徒相差太遠了。

這次“武漢肺炎”來勢凶猛，傳播迅速而廣泛。但是，疫

情總是會過去的。最近十幾年曾經出現過非典流感、禽流感、豬流感、伊波拉病毒等等。以後極有可能還會出現從未聽說、從未見過的各種病毒。諸如地震、海嘯、龍捲風等各樣災難也會不斷來襲。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要指望自己不會遭遇病毒和災難。我們與任何人一樣，會遭遇災難、會離開人世。可是，我們與他人不同的是：我們心中有神所賜的“平安”。有了這樣的“平安”，我們就能坦然地面對各樣災害。災難時期正是我們為主作見證的美好時刻！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除了管理負面情緒，我們還可以主動激發有益於身體健康的積極情緒，如歡樂、信心、盼望、勇氣、愛。
Besides managing negative emotions, we may trigger positive emotions such as joy, faith, hope, courage and love to nurture our physical health.

心理素質是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因素。

正如《箴言》所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每一種情緒都會在身體中找到自我表達的方式，或好或壞。以恐懼為例，適度恐懼會提高我們自我保護的意識，而過度恐懼則會迫使我們的免疫系統崩潰。再比如同情，感知別人的痛苦本是人類非常高貴美好的情感，而在信息爆炸、災難刷屏的網絡時代，我們的無力感與焦慮會被無限放大，同情心過載而身心俱疲。

因此，在疫情籠罩的特殊時期，請格外注意自己或家人是否處於以下四種較強烈的負面情緒中：

1. 過度恐懼（伴隨心慌、呼吸急促、手抖、渾身無力等生理反應）
2. 過度焦慮（伴隨心煩意亂、坐立不安、失眠、總設想最壞後果等症狀）
3. 絕望（對生活喪失興趣、總是悲傷、莫名想哭，有輕生念頭等）
4. 強烈憤怒（不滿情緒、易怒、易與人進入衝突，有傷害自己及他人的衝動）

如此時局之下，產生害怕、擔心、難過、不滿等情緒，是正常人對不正常環境的正常反應，然而一旦過度則傷人傷己，不可不防。倘若自己或家人出現以上一種或多種表現，請及時重視，並積極應對。當然我們也反對“無所謂”、“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或盲目樂觀等不負責任的心態。

重視心理健康，是主動管理情緒與壓力的第一步。

主動管理壓力與情緒

每一個成年人都應該承擔管理自己壓力與情緒的責任。大疫當前，請不要任憑自己未經管理的負面情緒傷害自己的身體與他人的心靈。“打鐵還需自身硬”，學習簡單易行的壓力管理與情緒管理技巧，能有效幫助自己與他人渡過難關。

壓力管理的關鍵是主動性。每個人都有壓力，如果你不主動管理壓力，就會被壓力管理。作為職業心理諮詢師，我經常帶我的客戶使用一個簡單有效的壓力管理方法，推薦給大家：

(1) 創建你的壓力清單。找一兩張白紙，頭腦風暴一下，把此刻你能感知到的所有壓力一條條寫在紙上，編上序號。壓力清單不必分事項的大小前後，一股腦倒出來，給大腦一個卸載壓力的機會，直到再也想不出來為止。

(2) 使用“壓力矩陣”整理你的壓力。請將壓力清單裡的每一項序號填入你壓力矩陣的四個象

限中。“重大”，是指這件事對你本人非常重要，且會影響到你的生活；“可控”指這件事在你個人的能力與控制範圍之內。例如，這次疫情造成的壓力應被歸入“重大／不可控”。

非重大 不可控	非重大 可控
重大 不可控	重大 可控

(3) 按順序處理四個象限。首先請果斷劃掉整個“非重大／不可控”象限，不僅從紙上劃掉，更要從心裡放手，下決心不再為這些既不重要又不能控制的事浪費時間精力。接下來，請忽略掉整個“非重大／可控”象限，因為這些事項是等你有時間才會處理，而你實際上很難“有時間”。

之後要面對的是“重大／不可控”象限，這是我們每個人生命中疼痛而無力的部分，帶來最多焦慮、恐懼、遺憾等負面情緒，然而我們只能接受它們的存在，學會與之相處，並盡量縮小這個象限在你生活中所占的比例，用更多“可控”的努力，蠶食與替換“不可控”的因素。

我們控制不了疫情的發展，但能控制自己與家人少出門，勤洗手，戴口罩。這些點點滴滴的實際努力，會削弱不可控因素帶來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最後，請集中你有限的時間精力在“重大／可控”象限，全力以赴。

除了管理負面情緒，我們還可以主動激發有益於身體健康的積極情緒，如歡樂、信心、盼望、勇氣、愛。這些積極正向的情緒力量會增強身體的免疫力，甚至創造奇蹟。

打理日常生活與經營親密關係

在可預見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很多人可能會被迫待在家裡，工作、上學、社交、娛樂全面停擺。這種模式隨帶來令人窒息的感受。在可能要獨自面對或和家人朝夕共處的日日夜夜，你希望怎樣度過？當瘟疫退去，深願這段特殊時期帶給你的回憶是充實而溫暖的，而不是荒廢、混亂與痛苦。

以下是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

(1) 控制電子產品的使用時間。封閉在家，除非刻意管理，否則絕大多數人恐怕會毫無節制地泡在電子遊戲中。雖然都在一個屋簷下，但很可能大人孩子老人都各自捧著一個手機玩。看到本文的你，請竭力避免讓自己進到這種荒廢混沌的狀態，也要刻意避免過度暴露在讓人痛苦不安的信息洪流



一隻蟋蟀

張路加

面對著鋪天蓋地的疫情，
在驚恐和死亡的氣息中，
人們終於了解自己的渺小。

一隻蟋蟀，
孤獨地趴在了，
環形高速公路中間紀念碑的頂端，
盡力地伸展著它的觸鬚，
搜尋著黑暗中四面包圍著它的危險，
努力地振動起它的翅翼，
卻無力發出往日那清脆的鳴叫。

雖然是在黑夜中，
但是周圍異乎尋常的寂靜如死一般，
仍然使它感覺到如此的陌生、顫簸、恐懼，
沒有了往日喧鬧的車流，
沒有了平常濃烈的汽油味，
沒有了同伴們此起彼伏的鳴聲呼應，
它真實地感受到了，死亡正一步步向它來襲。

我把它拿起放在自己的手裡，
端詳著它，審視著它，
分明看見它那半透明的雙腿，
乾癟而瘦弱地，努力支撐著身軀，
想要再次躍起，再次逃離，
然而幾乎是徒勞的，
無形的怪物似乎正吮吸著它全部的精力。

我思考著，我冥想著，
它的出路，它的結局，

蟋蟀盆顯然已經不再合適成為它的棲息之地，
它根本無法再為我贏得掌聲，再去搏擊，
或者用一個火柴盒將它盛起？
讓它在裡面終老，直到停止呼吸，
或是放開我的手，讓它重獲自由？
不過那同樣是宣告了，
今晚會是它最後的一個夜裡…

就在此時此地，
一雙溫暖厚實的大手，
接過了它，承載了它，
在寂靜的黑夜中是如此的火熱和亮麗！

那雙手變換著各種呵護它的角度，
盡力地讓它感覺到安全和舒適，
漸漸地，它不再徒勞地掙扎想要逃離，
慢慢地放鬆了它的身軀，
開始了移動，顯出了活力，

順著大手所伸出的那根指頭，
它終於來到了滿山滿坡的青草地。

喔，一隻蟋蟀，
今夜它獲得了新生！

中。

(2) 給親密的人高質量的陪伴。請將封閉在家的時間當作重整與深化親密關係的機會。放下手機，專注地陪孩子玩耍，耐心地傾聽老人說話。努力地溝通，控制情緒，溫和地回應他人。記得：在這非常時期，你身邊的人十分需要你的鼓勵與善待。

(3) 制定切實可行的階段性小目標。建議以兩週為單位，來設計一兩個小目標。例如：完成某個工作任務，自主學習，在家健身，減肥，掌握一種技能，做成一個小項目，賺到一筆錢，等等。圍繞

著這些小目標，善用自己的時間，並在此過程中獲得方向感與成就感，抵抗絕望空虛的情緒。

(4) 必要時尋求專業幫助。如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陷入較嚴重的情緒困境，請及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目前有不少心理機構已經自發組織了心理諮詢熱線與平台，請善用這些資源。

祈禱這場災難能盡早平息，也祝福每位讀者闔家團圓，平安喜樂。 

作者現在在中國從事心理諮詢



謝文郁

2019年已經成了人們的記憶。在這個時間段裡，許多基督徒生活在罪人、仇敵、惡者三者的惡循環中，自以為是而爭鬥不已。不去榮耀神，只顧表現自己。這裡，我想用這三個詞來總結這一年的運勢，並希望通過這個運勢來查驗神的旨意。

詞義界定

我們先來看看一般人怎麼使用這三個詞。

我們知道，基督徒在神面前認罪悔改，承認自己是罪人。但是，在我們的意識中，究竟認為自己是怎麼樣的罪人呢？這種罪人意識對我們的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是否我們雖然承認自己是罪人，但並沒有把這罪人身分當一回事？

在和他人打交道時，我們常常會遇到意見不合乃至衝突的境況。如果雖然意見不一，但還可以交流，相互理解並諒解，那雙方便能繼續相處。如果意見不一達到了衝突的程度，導致雙方反目成仇，彼此為敵，那對方就成了自己的仇敵。在很多場合中，我們面對仇敵，就會採取各種手段試圖壓制，甚至消滅對方。但是，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如何與仇敵相處呢？

進一步，如果敵方太強大，一旦與之對抗，我們就會被消滅掉。這樣的仇敵可稱為惡者。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惡者呢？

罪人、仇敵和惡者指稱三種壞人。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想總是犯罪，不想與人為敵，更不想遇到惡者。

我們再來看看聖經怎樣界定這三種人。關於罪人，耶穌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4:17）。這裡的“你們”是指那些在聽耶穌說話的人。當然，只有罪人才需要悔改。保羅在羅馬書3:23把“你們”擴展為全部人：“世人都犯了

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既然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們也是罪人，也要認罪、悔改。

關於仇敵。耶穌把仇敵和我們的親人相提並論：“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馬太福音10:17）也就是說，即使是親近的人，也免不了相互為敵。我們的仇敵就在我們身邊，甚至可以是我們最親近的人。

至於惡者，約翰一書5:19說：“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也就是說，世界的統治者就是惡者。耶穌在世上最後為門徒禱告時，向天父說：“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約翰福音17:15）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因而不可能不接受惡者的統治。

可以看到，我們在上就活在罪人、仇敵、惡者這三種人中間。對於基督徒來說，問題可以簡化為一句話：作為罪人的基督徒，該如何面對仇敵和惡者？

2019年對不少中國基督徒似乎相當特別。我們親身經歷昔日朋友因立場不同而相互敵視的事態；我們也看到惡者當道，因而義憤填膺，卻深感無力。基督徒在這樣的亂世中，要怎樣才能站穩腳跟，與基督同行呢？

在恩典中認罪

在教會裡，“罪”一詞常常掛在基督徒的口上。不過，究竟“罪”對我們的生存意味著什麼呢？我們往往不太去思想這個問題。

先來考察“罪”這個詞。中文的“罪”指的是違反禁令。比如，違反法律是犯罪。一般來說，只要證據確鑿，不管當事人是否拒認，法官都可以有根有據地定這人的罪。又如，違反道德規範而得罪

但若在神的恩典中，願意更新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基督徒就可以順意地去愛仇敵了。 If Christians are willing to renew their stance or views by assuring the grace of God, they will be able to love their enemy with no hindrance.

他人。所謂道德規範是大眾共同認可的。有時候，儘管當事人不認罪，但在眾人的指責下，他還是會被定罪。有時候，當事人意識到自己違反了共同認可的道德規範，從而有內疚感。法律上的定罪和道德上的定罪，都是借助外在公共規範作為判斷標準，在定罪時可以作出明確的判定。

但是，基督徒認罪時，是根據什麼標準呢？我們在法律上沒有犯法，也沒有在道德上得罪他人，為什麼要認罪呢？基督徒的認罪，其評判標準是神的旨意。當人自以為是、不按神的旨意做事時，在神的判斷中，人就犯了罪。始祖亞當夏娃根據自己的判斷而吃了禁果，違背了神的命令，因而是犯罪。

亞當夏娃所犯的罪遺傳給了後代子孫。也就是說，我們在做事的時候，常常自以為是，不按神的旨意。所以按神的判罪標準，我們是生活在罪中的。

不過，始祖墮落之後，人已經無法和神交往，不可能憑自己知道神的旨意，因而也就不可能在神面前認罪。人認罪的前提，是神的旨意已經彰顯，並被人所知。耶穌是神的獨生子；祂來到世間，就是要彰顯神的旨意。耶穌說：“為罪，是因為他們不信我。”（約翰福音16：9）不信耶穌，就仍在罪中。但只要相信耶穌的宣告，就可以從祂那裡領受神的旨意；於是，這樣的人就可以在神的旨意中認罪了。

神的旨意是在神的恩典中賜給人的。換個說法是：當聖靈臨到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就通過聖靈而相信耶穌，開始認罪悔改。基督徒是在恩典中認罪的。在認罪的同時，罪即得到赦免。因此，基督徒是一群有福的罪人。

如何化敵為友？

我們使用“仇敵”一詞時，往往和勢不兩立的態勢聯繫起來。就其原始含義而言，仇敵指的是雙方的意見不一。有些意見不一，只是在小問題上，而在其他方面還不至於對立，因而雙方還是可以友好相處，通過交流、爭論、吵架等方式來達到一致。有些意見不一，則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一般人遇到這樣的情況，就只能訴諸於外部衝突和武力壓制，來消解差異。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專門談到基督徒應該如何對待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福音5：44-45）“愛仇敵”究竟要如何做到呢？特別是在戰場上，在你死我活的衝突中，如何去愛對方呢？

仇敵指的是意見不一的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方的看法肯定是錯的、惡的、該放棄的。反過來看，自己的立場必定是正確的。立場觀點是人進行善惡判斷的標準；這個標準是人為的。在一定環境中，這種標準或許可以維持一種良好秩序，但超出這個限定的環境，它可能就是邪惡的。因此，任何人為立定的善惡標準，都必須隨著環境的改變而不斷完善。

從神的角度看，當仇敵之間對抗時，雙方都在自己的視角盲點中仇視對方。如果雙方都能夠仰望神，他們各自的視角盲點就會暴露出來，以致相互理解，而化解敵對關係。因此，耶穌告誡門徒，面對仇敵時，要在愛中向神禱告。人是在視角盲點中判斷“好人”“歹人”“義人”和“不義之人”的。但在神面前，這些人都是罪人。顯然，基督徒愛仇敵，是在神的恩典中去愛仇敵的。在神的“日頭”和“雨露”中領受神的旨意，暴露視角盲點，從而化解和仇敵的關係。

也就是說，當基督徒堅持自己的立場觀點時，他們不可能去愛仇敵。但若在神的恩典中，願意更新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基督徒就可以順意地去愛仇敵了。

該順服惡者嗎？

基督徒常說，當順服神而不順服人。順服一詞的意思是：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服從於其他主體的心思意念。首先，這個“其他主體”一定是十分強大的力量，否則我們就不會順服於它。其次，我們是在兩種情感中順服的。一種是在敬仰中順服，比如對一位偉人的敬仰；一種是在懼怕中順服，比如對一個惡霸的懼怕。這兩種順服都建立在經驗知識的基礎上，即對偉人和惡霸都擁有經驗上的知識。

然而，基督徒順服神，是建立在對耶穌的純粹信心之上。我們在基督裡相信神對一切都擁有絕對的主權，萬事相互效力，都在神的旨意當中。這裡的“萬事”包括敬仰對象和懼怕對象。因此，基督徒的順服包括了對偉人和惡霸的順服。

耶穌在談論惡人的時候，說：“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

我們基督徒需要明確意識到自己的接受者地位，並在順服中彰顯神的旨意。
As Christians, we should affirm our status as creaturely receivers and follow God's will in obedience.

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馬太福音5:39-42）這裡的告誡都是要求門徒順服惡人，不要與之對抗。

惡人或惡者就是惡霸，是指那些我們無法憑自己去抵抗的可怕力量。既然無法對抗，以牙還牙的結果就是自我毀滅。耶穌要求我們順服惡人，乃是因為我們只能依靠神的主權來戰勝惡人。相信神的主權而順服惡人，我們就能看到神的作為、明白神的旨意。這樣的順服，信心是大的。

愛神就是尋求神的旨意

保羅在羅馬書8:28說：“我們曉得萬事都相互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我們是在恩典中認罪的；認罪的同時就會感謝讚美神，因而成了愛神的人，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也是尋求神的旨意的人。尋求神的旨意是基督徒的本分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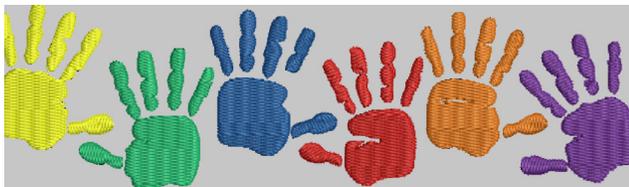
基督徒在恩典中認罪而被赦罪，但是，罪得赦免並不意味基督徒今後可以自作判斷，且認為自己無罪了。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因而在信心中可以領受神的旨意，不斷地更新改變自己的心思意念，走向完全的真理，生活在神的旨意當中。在這個意義上，基督徒在神面前永遠是接受者。基督徒不能忘卻自己的接受者地位。這是需要儆醒的。

然而，當我們面對仇敵或惡人時，我們是判斷者，因為所謂的仇敵和惡人，都是出於我們判斷體系的定奪。在判斷中，我們的仇敵和惡人會越來越多；我們的“義憤”會越來越強烈；我們的“正義”行動也就會越來越多。

當我們行動起來，去與仇敵和惡人爭戰時，罪人、仇敵、惡人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就進入了一種惡的循環。可嘆，2019年我周圍許多基督徒朋友就是在這種惡的循環中度過的。

基督徒需要明確意識到自己的接受者地位，並在順服中彰顯神的旨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神的主權中走出這個惡的循環。願神不斷喚起我們的接受意識，只見耶穌基督，傳揚祂的榮耀！

作者在北美華神及山東大學任教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書》 _____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聖經無誤原則的昔與今 (4之4)

呂居



3. 實證歸納與 聖經無誤

實證歸納是現代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把這方法應用到聖經研究也無可厚非，因為聖經本來就浸透著歷史屬性。如果我們對聖經的無誤性有充足的信心，就應該無懼於考古發現、文本研究等實證數據的檢驗。

現代自由神學依據理性和經驗拷問基督信仰，產生了文本批判（Biblical Criticism）、歷史耶穌運動（Historical Jesus Movement）等各種思潮和學派。聖經在現代的遭遇，可以類比為耶穌在十架受難前所經受的拷問、譏嘲和羞辱。

許多基督徒和當年的彼得一樣，在氣勢洶洶的理性法庭審判之下，對聖經信心不足，軟弱妥協，否定聖經的神聖性和無誤性。也有些人被所謂的證據所說服，不再相信聖經無誤，轉而以批判聖經、教導聖經有誤為己任。

上文所考察的富勒神學院、甘垂和恩斯的三個案例，可以類比為主耶穌被捕當晚被大祭司使女詰難的彼得。這些學者仍然承認自己持福音派信仰，但卻在聖經的神聖性和無誤性上有所妥協。不過，他們卻自認對聖經的“信心”仍然堅定，甚至超過持守聖經無誤的學者，因為即便聖經確實有微小的錯誤，也不能影響他們對聖經可靠性的信念。

如今歷史走到了現代後期或後現代時期，經歷了有如十架苦難的聖經是否正在復活，或者已經復活？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說和耶穌復活事件一樣——既是歷史的事實，也是個人和族群的信仰體驗。

前設影響結論的例子—厄爾曼

要完全依靠實證數據來建立聖經無誤的信念，是一條充滿荊棘的崎嶇路。因為證據的詮釋

需要理論假說的指導，而理論假說又與信仰、世界觀等哲學前設相關。因此，完全客觀的證據解讀其實並不存在。哲學或信仰前設是實證歸納法無法迴避的層面。信仰和世界觀等主觀因素，對客觀數據的解讀會產生微妙而深刻的影響。因此，面對同樣的數據，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解讀，甚至會得出迥然相異的結論。

這種現象在兩位當代學者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厄爾曼（Bart D. Ehrman）和華理斯（Daniel B. Wallace）。

厄爾曼所代表的，是單一追隨證據，信馬由韁，被帶入曠野，繼而否認聖經無誤，直至失落信心的學者。厄爾曼自述，他曾經是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年輕時堅定相信聖經是上帝所啓示，完全無誤。高中畢業後進入慕迪聖經學院，隨後畢業於惠頓學院。因想要更多了解聖經原文，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師從著名文本批判學者麥茨格（Bruce M. Metzger）。⁴⁷

在博士研究階段，厄爾曼經歷到信仰危機。他覺得，聖經抄本之間存在著張力和差異。他曾提到自己信心失落的關鍵：“……那時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有5000種新約手稿，其中沒有兩份一模一樣，會因謄抄者而有改變；有時變動頗大，大半是小變動。終於我裡面產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我真的相信上帝默示了這些文本……那麼祂既然如此大費周章地啓示這些文本，為何不盡心保全呢？為何祂允許謄抄員們改變它呢？”⁴⁸

導致厄爾曼信心失落的原因，其實與聖經無誤的定義並無關聯。他質疑的並非原始手稿，而是為何眾多手抄本有差異。然而，在尚未發明複印機的古代理論，強求任何兩份文件毫無差異，未免有點兒

華理斯……經過嚴格的實證歸納研究，……最後得出的嚴謹結論，與聖經無誤的教義完全吻合。 Through rigorous empirical induction and research, Daniel Wallace came to a sound conclusion coherent with the doctrine of Biblical Inerrancy.

童式的天真與任性。再者，歷史上許多謄抄員的意圖，本來就不是原封不動地複製原稿，而是打算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厄爾曼則硬是以為，“全和啓示”（Concursive Inspiration）的涵蓋範圍應該從聖經原作者擴展到每一個謄抄員。

此後15年裡，厄爾曼以自由派基督徒自居，但最終因著對罪惡與苦難問題的哲學思索，而淪為不可知的無神論者（agnostic atheist）。⁴⁹

厄爾曼失落信仰的過程讓人嘆息。以激進的實證歸納法進入文本批判研究領域，確實會對信仰造成困惑和挑戰。就如中醫藥草學發展過程中，會有些像神農氏的先驅，因誤食斷腸草而殞命。我們無需苛責厄爾曼式的激進學者，反倒可以借鑒他們的實證研究成果，豐富聖經神學的內涵。

得出正面結論的華理斯

與厄爾曼齊名的另一位聖經文本批判學者華理斯，同樣採用搜集證據的實證研究，但他在認真比較眾多聖經手稿之後，更加堅信聖經無誤教義。

華理斯認為，勇於認真對待證據、願意交流



討論，是福音派有別於基要派的主要特徵。⁵⁰ 他對於以教義前設為出發點的神學演繹方法頗有微詞，曾說：“聖經是歷史文本。如果在各個部分得到證實之前就宣稱聖經無誤，那麼我們是否要應用於其他歷史文本呢？”“在聖經（的無誤性）

得到證實之前，為何要把聖經歸入一個特殊的類別呢？我們不應該用信心跳躍（Leap of faith）的方式，勉強接受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或勉強接受它的歷史可靠性。”⁵¹

致力於文本批判研究的學者，信仰或多或少會經歷衝擊，華理斯也不例外。早在1970年代，他已經投入新約文本研究。當時他在達拉斯神學院攻讀碩士，論文是研究提摩太後書3:16一個很具體的語法要點，題目為“無冠詞結構中形容詞與名詞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Adjective to Noun in Anarthrous Constructions）。

該論文的核心內容，是研究這節經文頭三個希臘文之間的語法結構關係。希臘文為πᾶσα γράφη θεόπνευστος，直譯是：所有的/聖經/神所給予靈感的。這短語中，πᾶσα（所有的）是形容詞，γραφη（聖經）是名詞，θεόπνευστος（神

所給予靈感的）也是形容詞。由於名詞γραφη沒有附帶冠詞（不定冠詞a/an，或定冠詞the），因此這短語屬“無冠詞結構”。

在這結構中，θεόπνευστος可視為表語形容詞（predicate adjective），或定語形容詞（attributive adjective）。如果它是表語形容詞，所修飾的就是整個短語結構，因此就應當翻譯為“所有的聖經是神所默示的”。這是和合本所採用的譯法。但如果θεόπνευστος是定語形容詞，它修飾的就是前面的名詞γραφη，而翻譯就應該是“所有神所默示的聖經”。

顯然，把θεόπνευστος視為表語形容詞，譯文吻合聖經無誤的教義；如果視為定語形容詞，就可能意味還有“神所沒有默示的聖經”，這無疑會對聖經無誤論構成威脅。如果我們採用神學前設演繹推理，便可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按表語從句來翻譯，因為希臘文確實允許這種譯法。但是華理斯並不滿足於此。

為了確定這個無冠詞短語結構到底應如何翻譯，華理斯遍查新約希臘文聖經、舊約希臘文譯本（LXX）、希臘古典文獻、眾多紙草手稿。他花了1200小時，在電腦還未普及的條件下，對這個語法結構進行了徹底、系統的分析研究。⁵²

華理斯發現，這種結構在新約聖經裡面出現過幾十處，但尚不足以作為可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表語形容詞的譯法。於是他擴大範圍，把新約聖經和其他文獻2200處類似的語法結構羅列出來，一一核實查對，最後終於得出結論：提摩太後書3:16的θεόπνευστος，確實應該翻譯為表語形容詞。

華理斯在附錄中給出四百多個例證，支持他的結論。他經過嚴格的實證歸納研究，完全讓事實和證據說話，最後得出的嚴謹結論，與聖經無誤的教義完全吻合。這一次的學術探險大大增強了華理斯對聖經無誤的信心。他後來寫道：“我得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我可以和華菲爾德一起確信，聖經作者們的的確確滿心相信聖經文本神聖崇高。當然，除了提摩太後書3:16，聖經裡面還有許多關於字面啓示和聖經無誤的證據；但這段經文乃是洞中肯綮（crux interpretum），值得我們全力關注。”⁵³

4.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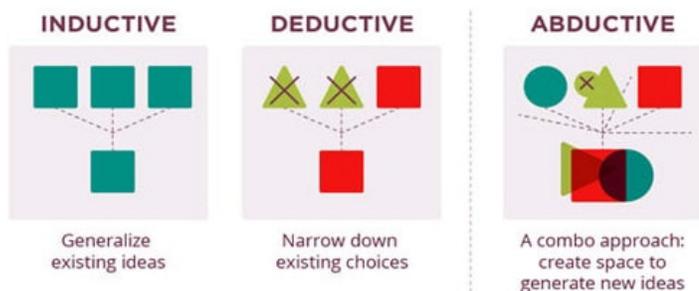
聖經無誤這個論題，從邏輯的角度有兩種論證方法，一種是基於教義的演繹推理，另一種是基

“衛斯理四重論證”即：重要的神學命題需要從聖經啓示、教會傳統、理性思考、感覺體驗等四個方面系統論證。The Wesleyan Quadrilateral is a methodology for theological reflection that requires 4 sources as the basis for any doctrinal development, i.e. scripture, tradition, reason and Christian experience.

於證據的歸納推理。其實，所有的科學論證，對證據的詮釋都必然依據其假設（hypothesis），而每一種假設或多或少都包含信心的成份。因此，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並非形同水火、全然相悖的兩種推理方式；它們在內在結構上存在著暗合相通、相輔相成的屬性。

溯因邏輯的應用

對於這兩種推理方法的內在相關性，可以透過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的溯因邏輯（Logic of Abduction）來深入理解。筆者以為，如果把溯因邏輯應用於聖經無誤議題，我們的認知和信念可以上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皮爾士是美國本土產生的實效主義哲學（Pragmatism）的奠基人，和杜威（John Dewey）、詹姆士（William James）並稱實效主義的哲學三傑；而皮爾士在理論的原創性方面更為出色。他在科學哲學、符號學、詮釋學等方面開創了許多新名詞、新領域。漢語學界近年來也開始關注他的溯因邏輯。⁵⁴

皮爾士定義溯因邏輯為“……（通過對證據或現象的觀測），猜測出一種新穎或外在的觀點，用以合理地、本能地、簡潔地解釋某種令人驚異的或複雜的現象”⁵⁵。溯因邏輯的結構可以簡單歸納為：

當令人驚異的事實C被觀測到，
而**如果A是真的**，
就可推理出C是個不言而喻的事實，
由此，有理由覺得**A是真的**。⁵⁶

如果我們把這種溯因探效的思維應用到聖經無誤議題上，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推導：

1. 令人驚異的事實C被觀測到：C就是上文所提華菲爾德對聖經無誤證據的觀測：“體量龐大的證據表明，這些聖經作者作為教義的引導者，是值得信賴的；這些證據包括內證和外證、客觀證據和主觀證據、歷史性的和哲學性的、人性的和神性的”⁵⁷。

2. 如果A是真的：A可以表述為“聖經是非同尋常的啓示之書”。假設A成立，那麼C就是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這個步驟可以表述為：如果聖經是非同尋常的啓示之書，那麼聖經裡面體量龐大的內證和外證、客觀證據和主觀證據、歷史性的和哲學性的、人性的和神性的，都可以得到最合理的解釋。

3. 由此，有理由覺得A是真的，也就是“聖經出自神聖啓示”這個命題是真實的。

這個推導過程的關鍵，是從結果推知原因，因此稱為溯因邏輯。換言之，我們從聖經無與倫比的獨特性，回溯推導，可以得出“聖經是神聖啓示”這樣一個前提。

信心與證據合力共進

不過，溯因邏輯所推導出來的理論前設，只是一種最直接、最簡潔、最直覺的假說，也是最近似、最優化的假說。但它不是斬釘截鐵、安定在天、永不改變的教義信條。在聖經權威性這個議題上，溯因邏輯只能推導出聖經“非同尋常、具有神聖天啓屬性”這樣的一個理論假設。這個理論前設，是但以理·富勒、甘垂、恩斯等學者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導出“聖經無誤”的教義，還需要信心的跳板，就是對上帝完美屬性的篤信不疑。也就是說，大量的證據通過溯因邏輯讓我們得出一個合理的推論——聖經是從上帝而來的、是神聖的；與此同時，“上帝”這個定義裡面包含這一個教義前設——上帝是完美無暇的。因此，出自完美上帝之手的啓示，肯定不含任何錯誤。這就是聖經無誤教義背後的邏輯結構。

由此可見，聖經無誤這個命題，一方面得到大量歷史的、文本的證據支持，另一方面也要憑信心邁出腳步、作出合理的跳躍。證據和信心必須合力並進。在信心和證據這兩個維度所構成的光譜內，聖經無誤論（Inerrancy）較偏向於信心一極，而聖經可靠論（Infallibility）則偏向於實證一極。這兩種觀點之間的張力，可以看作是信心和證據之間的張力，或者說是聖經的神聖絕對維度和歷史人性維度之間的張力。

衛斯理四重論證

重要的神學命題需要多種方法、從不同角度加以論證支持。約翰衛斯理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的神學論證模版，被稱為“衛斯理四重論證”（Wesleyan Quadrilateral）⁵⁸，即：重要的神學命題需要從聖經

在尊重聖經最高權威的前提下，所有中國的福音教會都應該聯合起來，……為神的國度共同努力。 Premised on honoring the Bible a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ll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China ought to stand united and strive for God's kingdom.

啓示、教會傳統、理性思考、感覺體驗等四個方面系統論證。

上文對聖經無誤的論證，主要集中在聖經自身的啓示和理性思考這兩個領域。從教會傳統角度來看，在十九世紀之前，聖經無誤並沒有成為神學討論的熱門議題，因為在那些時代，這乃是不容置疑的傳統信條，幾乎沒有基督徒質疑聖經的神聖權威和可靠無誤。

教會歷史學者哈耐克（Adolf von Harnack）曾經這樣表述：“基督和祂的使徒們，還有猶太人，以及整個初代教會，都完全相信聖經的可靠權威”。⁵⁹ 在基督論教義的支持下，教會的這個傳統更顯出強大的說服力，因為道成肉身的基督也堅定相信聖經（當時新約尚未成形）的權威與無誤。這正是讓華理斯服膺聖經無誤教義的重要因素：“歸根結底，我對聖經崇高權威的持守植根於我對基督論的認識，……耶穌在談起聖經的時候，祂對聖經經文的尊重遠勝於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倘若耶穌如此看重聖經，而我和祂持不同的看法，我深感這是不明智的”。⁶⁰

個人的感覺體驗是衛斯理四重論證的最後一個維度。這個維度在施萊馬赫之後的自由神學傳統中具有重要位置。聖經有穿透人心的力量，信靠聖經會帶來生命的改變，這是大部分福音派基督徒的共同感受。綜上所述，聖經無誤這個教義好像一個杌子，在四條腿的支撐之下，穩穩當當地站立於歷史風雲的變幻之中。

在中國教會的應用

聖經無誤教義如何適用於當今的中國教會？這是本文的重心與落腳點。

由於歷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1950年代以來的中國福音教會被迫中斷與西方教會在教義和組織構架上的交流，在艱難的環境中獨立生存。1950年代的西方保守教會正在經受現代自由神學的衝擊，內部激烈的動盪與分化。當時中國福音教會從屬於保守陣營，並帶有明顯的基要主義特色。王明道先生所撰的《我們是為了信仰》一文中，清晰表述了此一特色。⁶¹ 因此，中國福音教會的信仰基因中帶有敏銳的護教色彩，在神學討論中慣常使用劃清界限、區分敵我、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當代神學家奧爾森（Roger Olson）在接受《今日基督教》雜誌採訪時，曾把福音教會分成“傳統型的”（Traditionalist）和“更新型的”（Reformist）兩大類。傳統型的教會關注信仰的邊

際（Church as bounded set），以某些重要的教義作為界線，區分陣營裡與陣營外的人。更新型的福音教會注意力不在“邊際”，而在“中心”（Church as centered set），只要持守福音信仰核心信息的人，就可以歸入同一範疇。⁶²

按照奧爾森的分類方法，當代中國福音教會大半顯然是傳統型的。我們通常把重要的教義看作劃分陣營的標準，而該教義本身的詮釋與應用反倒被忽視了。

針對保守陣營的上述特徵，派克（J.I. Packer）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這些聖經無誤論者……或許會打贏捍衛聖經的這場戰爭，但我們仍然可能輸掉一場更大的戰爭，就是如何把關於上帝和基督的真理適用於教會、應用於人心”。⁶³ 派克的警戒意味深長、切中要害。關於聖經權威的討論，關鍵並不是在帶有軍事意味的對抗爭論中取勝，而是在承認聖經權威的前提下，對聖經的運用與實踐。對於聖經權威最好的尊重，並非高喊口號、打壓批鬥，而是自己首先照著遵行，讓上帝的話語改變個體生命與社會風貌。

在聖經權威問題上，可靠論者（Infallibility）儘管與我們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與那些想要毀滅聖經、禁售聖經、查抄聖經、嘲笑聖經、完全不信聖經的人比起來，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是我們的兄弟，絕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可以同意梅欽（J. Gresham Machen）的觀念，認為真理值得我們為之爭戰、為之分裂，但我們也不能強求所有的人在所有的細節上都要同意我們的詮釋。

據我看來，在聖經論這個議題上，中國福音教會可以形成一個共同的立場：聖經是我們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權威。無論是無誤論者還是可靠論者，無論是教義演繹論者還是證據歸納論者，在尊重聖經最高權威的前提下，所有中國的福音教會都應該



與歷史學家諾爾一席談

馬麗／安平採訪



諾爾 (Mark Noll, 1946-)

美國基督教歷史學者

加拿大維真學院 (Regent College)

歷史研究教授

他曾於2005年被《時代》雜誌列為福音派最具影響力的25位人物之一

您為什麼會致力於研究基督教歷史？

大約20年前，有人讓我教一門世界基督教的課，我就開始閱讀世界基督教的發展。我發現，我所關注的西方問題，世界其他地區同樣也很注意，那就是：基督教的發展與政治、學術和文化等事件的關係。我認為，在具體的歷史處境中研究基督教非常重要。我們需要明白當基督教在一個地方發展時，當地是處於怎樣的光景中。

您覺得這個時代有哪些需要？基督教歷史研究能怎樣回應？

我們生活的時代，是想要即時交流、即時分析、即時知曉時事的全球文化。作為歷史學家，我希望人們可以慢下來，回顧過去，思考過往的腳步是怎樣引到現今的狀況。研究基督教歷史的重要性就在於此。因為今天基督徒所面對的處境，與過去有很多相似性、相關性、或因果性。更好地理解過

聯合起來，求同存異，彼此尊重，為神的國度共同努力。 

作者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國際大學

註： 47. 根據華理斯 (Daniel B. Wallace) 的描述，麥茨格 (Metzger) 是 “…… 優秀、敬虔、保守的學者，但他對於聖經權威的觀點與眾多別的福音派學者有所不同”；參見華理斯“聖經無誤與羅馬書5:1的文本批判問題” (Inerrancy and the Text-Critical Problem in Romans 5:1, <https://bible.org/article/inerrancy-and-text-critical-problem-romans-51>, accessed on March 26, 2019)。麥茨格不認同聖經無誤 (Inerrancy)，但相信聖經的可靠性 (Infallibility)；在神學上持改革宗立場。
48. Kinlaw, Robert; Stasio, Frank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 Turned Skeptic: Meet Bart Ehrman”. *WUNC News*, 5 March 2018. Retrieved March 26, 2019. 49. Ehrman, Bart D. *Misquoting Jesus*, (Harper, 2005) Introduction.
50. Daniel B. Wallace, “My Take in Inerrancy” (Biblical Studies Press, 2006), <https://bible.org/article/my-take-inerrancy> (retrieved on March 26th, 2019). 51. Ibid.
52. 參 Daniel B. Wallace, “The Relation of Adjective to Noun in Anarthrous Constructions in the New Testament” (新約無冠詞結構中形容詞和名詞的關係) *Novum*

Testamentum, XXVI, 2 (1984) p.128-167. 53. Daniel B. Wallace, “My Take in Inerrancy”. 54. 【墨】阿托卡 阿麗色達 (Atocha Aliseda) 著，《溯因推理：從邏輯探究發現與解釋》 (*Abductive Reasoning: 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Discovery and Explanation*)，科學出版社 2016。武漢大學柯慶華教授把溯因邏輯翻譯為“探效邏輯”，參見《哲學研究》2010年第7期，〈論實效主義的探效邏輯〉。 55. C. S. Peirce, “A Neglected Argument for the Reality of God”, in *Essential Peirce*, V. 2,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34-50. 56. C. 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V: *Pragmatism and Pragmatic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117. 57. Warfield,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1948, p.174 58. Albert C. Outler, ed. *John Wesley*.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iv. 59. Harold Lindsell, ed., *The Church’s Worldwide Mission* (Word, 1966), p.31. 60. <https://bible.org/article/my-take-inerrancy> (retrieved on 2019.3.4) 61. <http://cclw.net/other/wangmindao/wmd9/html/chapter03.html#1> (retrieved on 2019.4.2) 62. Roger Olson, “Does Evangelical Theology Have a Future?” in *Christianity Today*, Feb. 9, 1998. 63. J. I. Packer, *Beyond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Cornerstone Books, 1980), p.144-46.

當基督信仰跨越文化壁壘之際，既會拓展，也會深化。

When the Christian faith moves across cultural barriers, there is an expansion, but also a deepening.

去，可以讓教會更加理解當下，知道怎樣展望未來。

您怎樣從全球化的視角來看宣教？

我越來越認識到一點：跨文化宣教不僅對基督教的傳播很重要，對基督教的品質也很重要。宣教學家沃爾斯（Andrew Walls）曾寫過一些文章，談到當基督信仰跨越文化壁壘之際，既會拓展，也會深化。我得出一個很確定的結論：在全球環境下，當人們從一個文化進入另一個文化，基督信仰就有很多作見證、傳福音的機會；而同時，跨文化過程也存在著一些危險。現今世界明顯的現實是：不再存在單一的國家、文化、語言、種族中心。全世界的人如今都互相交往。從廣闊的基督教視野來看，我們希望這種交往不僅可以帶來基督信息的傳播，還可以帶來福音的深化。

按您的觀察，跨文化宣教有哪些危險？

在歷史上，基督教跨文化的發展有非常積極的一面，也有危險的一面。我以為，從16世紀到20世紀，西方宣教的擴展主要出現兩個困難和問題。第一，宣教士會認為：“我這個”基督教版本是唯一的。所以，當他們把這個版本的基督教傳給另一個文化時，會期待當地的人完全複製自己所知道的模式。這一直是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困難是，在傳遞基督教信息時，傳福音的人會認為：作為傳遞者，我是這個信息的擁有者。但我們在基督教歷史上反覆看見，福音在穿越文化時，會經歷一種翻譯過程；或是聖經的翻譯，或是基督教概念的翻譯。而翻譯後的成品，是屬於接受信息的人們，不再屬於傳遞信息的人。對於傳遞信息的人來說，這意味他們必須意識到：上帝在一個新文化中作工，不再靠舊文化的權威。而他們對這點往往很難接受。

我認為，歐洲和美國宣教運動的一個錯誤，就是宣教士沒有及時意識到：要放手。他們認為福音是在我的掌控之中。其實他們應該要看到，在一個新的處境中，上帝會親自掌權。

您在《世界基督教新面貌》（The New Shape of World Christianity）一書中寫道：“其他地區教會的福音動力，已經取代或正在取代美國教會的福音動力，成為世界基督教擴展的前沿。而這種擴展又似乎步入了美國的後塵，就是要面對‘後基督教國度時代的基督教’，作出調適。”從歷史學家的角度看，全球宣教圖景還有什麼在發生改變？

今天，關於福音怎樣跨越文化壁壘，以及福音傳播後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觀察到很有趣的現象。從歷史上來看，歐洲的擴張是隨著國力與經濟的壯大而來。所以，耶穌會士在印度、中國和日本都是宣教先鋒，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商人則比他們早一步來到這些地方。

從某些方面而言，美國的宣教也是如此。英國和後來美國宣教士所到的地方，都是英國殖民勢力或美國經濟力量鋪好路的地方。在這些處境中，基督教在新土壤的表達，常常依賴某種殖民地或國家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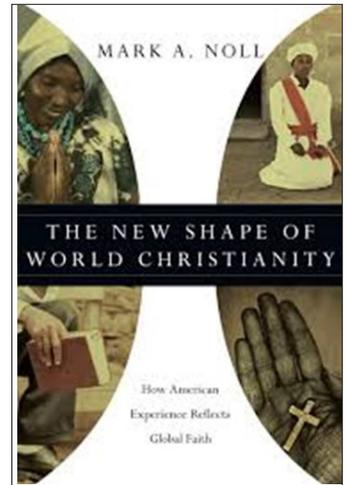
然而自二戰之後，基督信仰在亞洲、非洲都是靠自身繼續成長；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復興，以及靈恩派在拉丁美洲的快速增長也是如此。這段時期的增長，與帝國力量或強國之間並沒有聯繫，也不再具備之前與強大商業相關連的特點。

當然，沒有什麼潮流是全新的。當今的基督信仰與國家目標、帝國擴張之間的聯繫薄弱，我認為，其發展模式更接近康士坦丁之前的教會，就是第四世紀教會在羅馬帝國得到合法地位之前的情形。也就是說，教會呈現更多的自發活動、自我導向，更少被中心控制。這難免會帶來很多混亂，但也帶來很多動力，和有意思的嘗試，讓基督信仰可以在新文化處境中扎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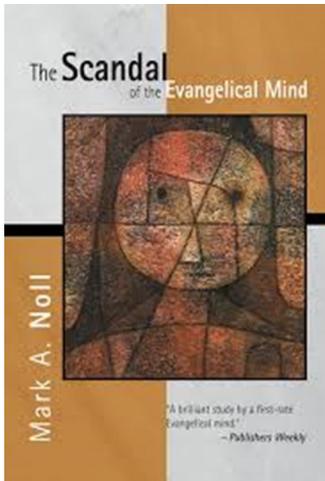
您是否注意到，如今出現一些宣教組織，有機構的作用，似乎他們把資本投入到宣教事工中，操作起來有點像跨國企業。

對於基督信仰的傳播來說，我們的確處於一個新環境。儘管很多宣教機構還是以西方為本部，但也有很多是在西方以外形成的，而且在全球有很廣的網絡。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宣教機構取代了從前帝國模式的組織、中心化和掌控。我自己的理解是，這在很多方面是好的，讓目前的情況有某些一致性，不至於完全混亂。但也有弱點，就是舊的、帝國式的宣教心態仍然存在，就是認為：我所體驗的基督教模式，應該也是別人所體驗的。

不過，總的來說，基督信仰的中心化、自上而下的呈現方式已經式微。這就帶來很多新的可能性，以及對全球基督教新的挑戰。



聖經所講的歸信，以及大多紮實的神學傳統，不僅指個人，還涉及文化的整體。 The sense of conversion in the scriptures and in most solid theological traditions pertains not just to individuals, but to cultures as a whole.



您早期的書《福音派頭腦的醜聞》(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中提到，基督徒都面臨一個挑戰，就是在基督教價值觀比較弱的文化中，怎樣去看待這個世界。教會應該怎樣去理解福音使命對文化的影響？

基督教的信息說，人們歸向基督就會被改變、被翻轉。但是，聖經以及大多紮實的神學傳統所講的歸信，不僅指個人，還涉及文化的整體。談到文化時，是指對世界怎樣運轉的假設，就是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

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強力發展時期，廣義的文化受基督教價值觀影響，它和教會所要作的事，兩者之間常有鬆散的關聯性；但隨著時間久遠，這種關聯性越來越微弱。

今天在一些基督信仰的新土壤中，文化和教會有一種不同的關聯性。例如中國的教會，它在非基督教的文化環境中曾經歷了一段增長期。

我認為，無論是過去或現在，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個關鍵，是要對自己的文化有所反思。這是個困難的挑戰，因為文化包括了一些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事。但實際上，不管是不是處於強大基督教傳統的環境，對基督徒在世界上應當怎樣活出信仰，我們都應該進行反思，而不是視為理所當然。

舉個很實際的例子。在很多西方教會中（包括我參加過的教會），如果主日聚會超過一個半小時，大家都開始坐立不安。其實聖經裡並沒有說聚會應該多久，但那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主日聚會只有一個半小時，人們可能覺得沒值回票價。這只是人們對生活所持的一種假設。

我認為，不管是基督教世界的舊領土，還是新處境，都同樣面對自我反思、自我意識的挑戰。我們要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提問，探討這些假設是否符合聖經，或怎樣被聖經所挑戰？這些是很複雜的問題。

近年來，參與跨文化宣教在華人教會似乎成為趨勢。有些人以為，既然中國在經濟與政治上興起，勢力向外擴張，因此神給予了增長中的華人

教會這樣的角色。對於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宣教敘事，您有什麼提醒？

世界基督教歷史最戲劇性的轉折之一，和哪些國家在差派宣教士有相當的關係。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以為宣教士理所當然由西方世界向其他地方差派。但現在，跨文化宣教士已經有來自尼日利亞、巴西、韓國和中國等國家的成員。

當跨文化宣教把基督信仰帶到一些新地區去時，我希望這些宣教事工可以從西歐的歷史學到一些功課。從前在西歐，對跨文化宣教委身的服事結出很多果子，但是由於在分享福音時，對自我意識缺乏警覺，以致使一些成果受到虧損。以歐洲為例，歐洲宣教士們所堅持的，往往是歐洲式的基督教。在當代世界，宣教士傳播的可能是巴西式、韓國式、中國式的基督教。華人、巴西人、韓國宣教士可能沒有意識到，當基督的福音傳入不同文化時，會結出不同樣式的果子。我希望這個階段的普世宣教可以從西方過去的宣教史學到一些功課。

有人擔心，華人教會從事跨文化宣教時，可能會重蹈西方殖民時期的錯誤。您有什麼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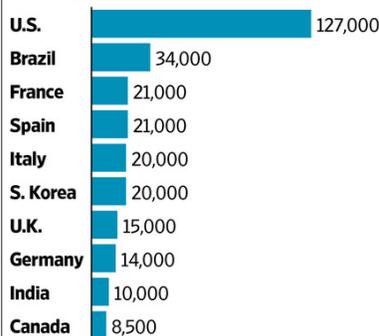
基督教歷史反覆出現一種情況，就是：當福音傳入一些新地區時，人們會有極大的熱情和渴望，要去繼續傳播福音。初期教會是這樣，早期新教改革的衛理公會是如此，20世紀的靈恩派運動也相同。我認為，這樣的潮流也正在世界各地發生。

全世界的印度、韓國、華人宣教士都抱著極大的熱忱傳揚福音，領人歸主。我認為，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些宣教事工會發展出更廣的關注層面。他們會看到，基督不僅帶給個人救恩，還會擴大影響，讓人意識到：連文化也需要被基督更新，而這與個人歸信的原則並不抵觸。時間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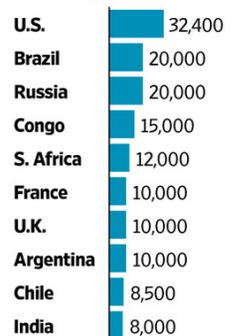
Global Presence

Top countries sending and receiving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2010

Sending the most



Receiving the most



Sourc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我唯一的希望和禱告是：那種熱情、動力、能量和對福音的熱忱可以持續不已，而且範圍更廣，讓基督信息的影響可以全面發揮。 My only hope and prayer is that as that enthusiasm, that drive, that energy, that passion for the Gospel continues, that it will spread out to consider broadly the full impact of the Christian message.

作為一個西方基督徒，站在西方基督徒立場禱告，我期望現今正在從多方傳往多方的宣教信息，能表達出整全的福音，造福個人、文化和社會。

在宣教上，教會犯下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在宣教上，教會最大的錯誤，也是重覆再犯的，就是將自己對基督信仰的理解等同於基督信仰的唯一解釋。我們從新教和天主教，從今天和歷史中，都看到這個問題。從聖經看，基督教的信息是給每一種文化裡每一個人的。儘管文化不同，但讓我們合一的是：我們都在上帝的護理之下。一旦我們能明白：基督信息在其他地方紮根之後，成長出來的樣式，會與我們原初地方的基督教不同，就可以幫助我們在跨文化傳播上不再重蹈覆轍。

在這個多元而傳媒飽和的世界，教會應當怎樣看待媒體的角色？

大眾傳媒顯然在全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逐漸改善，它的角色更為重要。作為歷史學家，我知道基督教會對於採用新的傳播方式向來非常積極。使徒保羅用書信，16世紀新教徒用印刷術，18世紀喬治菲爾德等佈道家辦有組織的大型聚會。歷史學家不太會展望，更喜歡回顧過去，但我希望今天的基督徒可以更認真去把握全球即時通訊的機會，也要注意避免一些即時通訊帶來的明顯問題。有關這方面，你不妨和傳播學者多談談。

對差派跨文化宣教士的華人教會，您有什麼鼓勵的話？

作為一個美國基督徒，我對於太過強調教會可以在文化中和社會中作什麼，持比較保留的態度。但看到世界上一些基督信仰新興起來的國家，有人熱情地傳福音，的確令我振奮。我唯一的希望和禱告是：那種熱情、動力、能量和對福音的熱忱可以持續不已，而且範圍更廣，讓基督信息的影響可以全面發揮，而且不管傳到那裡，都可以生根。

請問您的生命受到過誰的影響？

我有幸成長在一個基督徒家庭，但直到成年，我才真正經歷福音在我生命中的力量。我認識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讓我成為我想成為的人，更談不上成為上帝想要我成為的人。我發現，在西方處境中，改教家如馬丁路德、加爾文等人所講論的恩典的福音，因著一些原因，在我所處的環境中並沒有明確的表現。後來我還意識到，基督信仰不只是為了個人得救，還讓我們理解世界，行在當中。這是一個恩典，特別是對從事學術的人來說，幫助我們

思考世界整體怎樣成為上帝作工的場所，以及上帝的護理和主導。

您在學術生涯中最好的朋友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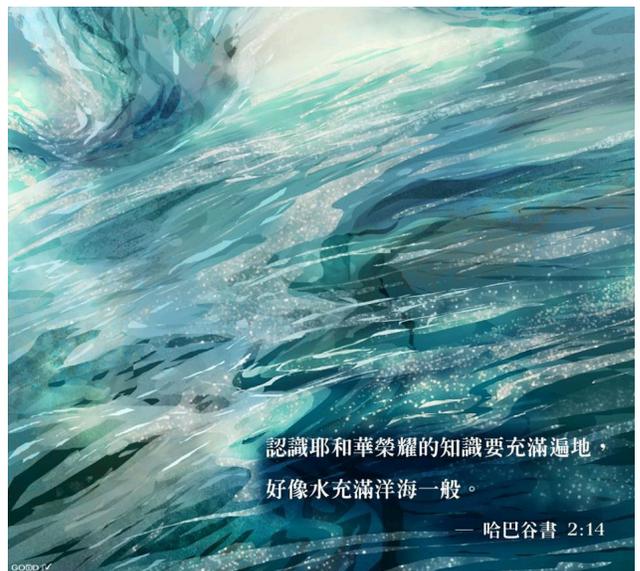
我有幸受到一些傳統保守派牧師的影響，其中一兩位秉持基要派神學，但他們在與人交往中滿有基督的愛。有兩三位對我非常重要。在學界，我很早就認識一些年輕的歷史學家，他們都是認真的基督徒，和我同樣掛心美國基督教的發展。有一些是我長達50年的好朋友；我的同事團契關係非常親密。

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家庭和愛好嗎？

我和太太結婚近50年，我們在惠頓大學讀本科時認識。我們有三個子女，都已結婚，有7個孫子孫女。我妻子幾年前中風，所以我現在的業餘愛好就是開車帶她出門。我也有其他愛好，我喜歡讀傳記和偵探小說。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也喜歡體育，在本科時，我曾是惠頓大學籃球隊的隊員，還打壘球和網球。現在只是散步。作為一個學者，我很滿足於花一個安靜的下午讀一本書。

請分享一段您喜歡的經文。

作為一個對歷史研究感興趣、對基督信仰的現代發展有些個人經歷的人，我特別喜歡哈巴谷書，這本書與現今的世界也很相關。它提及猶大國在歷史上將經歷的困難：會被巴比倫佔領，經歷殺戮、死亡、毀壞。但在該書的2章14節，有一段美好的話，就是：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本次訪談由普世佳音提供，在此致謝。

聖地遊雜感

王俊

坦率地說，我一向並沒有多少聖地情結。若不是因為神學院有聖地旅行課程，我也不太可能專門去一次。因為我認為，我們的信仰需要超越地理歷史，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聖地。但是，因著這次親歷聖地，我發現，對很多事情的理解也離不開具體的時空。特定的地理環境、事物器具，會以不同的方式對人說話，讓我們能更能理解：所謂超越其實非常具體。這或許就是道成肉身的內蘊。



一條大街貫穿全市。我們參觀了耶穌曾經生活的地方，看到有志願者扮演木匠，有榨橄欖油的磨坊，還有蓋著蘆葦的猶太會堂。當地導遊告訴我們，當時的木匠同現在的概念不同，不僅是作手工的，更是一個建造者（builder），可以蓋房子。

這讓我聯想到約翰福音中耶穌曾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2:19）猶太人不相信，質問他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2:20）約翰福音的作者解釋說：“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2:21-22）耶穌說這話時，門徒可能和猶太人一樣，都不理解和不相信，但他們並沒有質疑耶穌會建造。顯然，在此處耶穌作為建造者的身分很重要，意味也頗深長。

回顧當時的場景，猶太人和門徒都只看到耶穌在世的職業身份，不知道他是神子，是道成肉身的神。這其中隱含的微妙細節，如果不是到了聖地，了解到木匠的特殊含義，我們是絕對解讀不出來的。

另外，看到猶太會堂依山而建，屋頂蓋著蘆葦，讓我想到馬可福音二章中耶穌醫治癱瘓病人的情景。那四個朋友“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的褥子都縋下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馬可福音2:4-5）以前讀這段經文，腦中的場景是中國式的，以為這些人要爬到屋頂上，把瓦給揭掉，然後把人給縋下去，那是多難啊，所以很佩服他們。但是看到這所會堂，我們發現，因著房子是依山而建，只要從斜坡就可以上房頂了；房頂蓋的是蘆葦，揭開房頂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把癱子縋下去並不太難。或許癱子憑信心

那地，那神

聖地的遊歷，給我感受最深的，是那塊土地的特異。這個傳說中“流奶與蜜”的地方，卻一點也不肥沃，到處都是高山深谷、沙石荒漠，比中國大西北的戈壁好不到哪裡去。我們幾個中國學生私下裡說，如果是在中國，這些土地估計不會有人去耕種。然而，這卻是神對亞伯拉罕所說的“流奶與蜜”之地。

那麼，神所說的“流奶與蜜”是什麼意思呢？祂為什麼不把亞伯拉罕帶到像中國江南那樣肥沃之地去呢？有同學問帶領我們的柏格（Burge）教授，“這個地方這麼貧瘠，為什麼神說它是‘流奶與蜜’呢？”教授回答說：“所謂‘流奶與蜜’不是虛指，乃是實指，是說這是適合放牧和養蜂的地方，並不是形容它的肥沃。聖經時代，這裡到處是山，不適合農耕，只適合放牧和養蜂。”經他這麼一解釋，我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本來的理解，其實是根據自身經驗的理解，把實指當成了虛指。

“流奶與蜜”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但是，“神為什麼把亞伯拉罕帶到這塊貧瘠的土地，而不是豐肥的沃土地帶呢？”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走訪了拿撒勒，然後前往加利利。

現今的拿撒勒已經是個城市，建在山上，有

以色列到處是高山峽谷相間，幾乎沒有什麼平地，所以城市大都建在山上。
Israel is full of mountains and valleys with little plain in between. Most cities are located on mountain tops.

提出了要求，他的朋友就答應了。當然，這種理解不會減低我們對那四位朋友的佩服，只是讓我們明白，在當時的情景中，這麼做不是太難。

聖經記載醫治癱子的事情是在迦百農，不是拿撒勒。但迦百農和拿撒勒一樣，都建在山上，所以估計情況也非常相似。

以色列到處是高山峽谷相間，幾乎沒有什麼平地，所以城市大都建在山上。這也讓我們想到耶穌說：“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5:14）原來耶穌是用猶太人都熟悉的情形，來解釋“你們是世上的光。”。



因為是沿著耶穌事工的路線遊歷，我們在加利利走的地方很多。在加利利湖上坐船，經歷了“海上起來風浪”的情形；到了迦百農、哥拉汛、伯賽大、凱撒腓立比、黑門山、示訓山等。總之，耶穌到過的主要地方，我們都到了，還去了戈蘭高地。

一路走下來，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塊特異的土地：滿是高山低谷，到處都是黑色的石頭，或圓或方，彷彿剛從火山口噴出來。農民所耕種的土地，無論是香蕉園或葡萄園或橄欖園，邊上都堆著高高的黑石，是他們從地裡挖出來的。

耕種這樣的土地實在不易。然而，以色列人硬是用現代科技，把這塊高低不平、沙石滿地的土



地耕耘成功，不僅滿足了自己國人的需求，還大量出口農產品。同行的大衛弟兄告訴我們，他老家山東種水果，就是學習了以色列的滴灌技術。

看著這裡的山和石，我不由得想到了耶穌在曠野所受的第一個試探：“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太4:3-4）想到這段經文，對比以色列的農業，我忽然感覺前面的問題有了答案。“神為什麼要把亞伯拉罕帶到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而不帶到肥田沃土之中？”如果神把亞伯拉罕帶到中國江南，他可能就不會依靠神了。

神要給亞伯拉罕的祝福乃是祂自己。祂要讓亞伯拉罕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看著這漫山遍野的石頭，再看看這裡的農牧業，我馬上明白，其實神已經把石頭變成了麵包。蒙神所愛的子民，必不會缺少麵包。但是，在我們那塊擁有肥田沃土的江南，雖然物產豐富，卻依然屢遭天災人禍，五十年代餓死幾千萬人，如今又是冠狀病毒肆虐。中國人依然在被麵包的試探所惑，因為他們不明白“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那城，那人

從加利利出來，我們前往死海，並參觀庫姆蘭社區。然後再經過耶利哥古城，拜訪了耶穌受試探的曠野，最後抵達聖城耶路撒冷。

當今的耶路撒冷是非常現代化的大城市，但其中心與靈魂依然是在古城一帶。古城在市中心，佔地不大，分猶太區、基督徒區、伊斯蘭區和亞美尼亞人區。

宗教是這個城市的核心，也是它的美麗和痛苦之所在。猶太諺語說，“上帝創造世界之時，有十份的美要分發。祂把九份給了耶路撒冷，一份給了世上的其它地方。祂也有十份的悲傷要分發。祂

另一位（巴勒斯坦）弟兄……說，因著信仰，他們拒絕把自己看作受害者，內心也沒有仇恨。 Another (Palestinian) brother said that becaus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ey refuse to view themselves as victims. There is no hatred in their hearts.



把九份給了耶路撒冷，一份給了其他地方。”耶路撒冷混合著美麗與悲傷，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我們在耶路撒冷六天，走遍了古城及其他重要地區，參觀了西牆、聖殿山、大衛城、西羅亞池、耶穌聖體安放教堂；走了各各他古道，拜訪了伯利恆耶穌誕生地、客西馬尼園，以色列博物館。但凡與耶穌有關的景點，都一一參訪了。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這座聖城帶給我的感動，卻不如加利利。感覺上，這是一座被歷史和

宗教淹沒的城市，卻缺乏加利利的那種鮮活與真切。在拿撒勒和加利利遊歷時，我立即感覺聖經的書寫是那麼具體，事情就像發生在身邊。耶路撒冷帶給我的感受，卻是濃厚的宗教氛圍，到處佈滿教堂（主要是天主教和東正教）、猶太會堂和清真寺。到了特定的時間，大喇叭裡就響起了清真寺祈禱的聲音。

所謂聖地，是上帝為自己分別出來的地方；所謂聖城，是上帝分別出來的城市。作為聖城，耶路撒冷應該是屬於上帝的城市。然而，自古以來，它卻是各色人等互相爭奪的城市，爭戰不斷、烽煙不盡；它的美麗總是伴隨著狼煙和淚水。在歷史的各樣爭奪（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中，我們看到你方唱罷我登場，主角都是人，上帝的影子反倒或隱或現。

到底誰是這座城市的主人？行走在各樣建築和宗教風情中的我們，感受更多的是它的歷史幽情、宗教風貌和民俗風情，上帝到底在哪裡？在拿

撒勒和加利利獲得的那種聖經親切感反倒單薄至沒有了，這是為什麼？誰掩蓋了上帝？歷史？宗教建築？還是各種宗教風俗？我不知道。這座上帝之城為什麼遠離了上帝？人和宗教佔據了上帝自己的城市，把上帝擠得無處容身，這就是聖城的景象？

我不由得想到耶穌曾為耶路撒冷哀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23:37-39）

時至今日，耶路撒冷依然紛爭不息。雖然以色列基本控制了這座城市，但是隨處看見的隔離牆告訴我們，這裡並不太平。猶太人、阿拉伯人（特別是巴勒斯坦人）、基督徒都宣稱擁有這座城市。雖然以色列軍警維持著外表的平靜安寧，可在人們心中卻布滿了不平與哀怨。

柏格教授安排了幾場分享，請本地的猶太基督徒、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來分享他們的故事。從其中我們知道：這個國家是由猶太復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支配著，其他宗教受到擠壓，巴勒斯坦人（特別是約旦河北岸和加薩地帶）遭受不公平和不正義的待遇。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歷史的衝突依然如影如魅，抹之不去。

印象最深的，是兩位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分享。一位姊妹分享她的五重身分：基督徒、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以色列公民、女性、教會領袖。她告訴我們，這些身分都充滿了矛盾與衝突，足以讓她喪命。基督徒身分讓她的阿拉伯同胞和猶太人不喜歡；阿拉伯人身分讓她被基督徒和猶太人誤解；以色列公民身分讓她的阿拉伯同胞不舒服；女性身分讓她受到各種宗教風俗的限制；教會領袖身分讓她被很多人排斥。聽了她的分享後，我們才知道，巴勒斯坦基督徒在以色列是何等艱難。

另一位弟兄分享了他們一家守衛自己土地的艱辛。這一家在奧斯曼統治時期獲得政府的地契，但猶太政府不承認，要收回他們的土地。他們訴諸法律，打了二十多年官司。在訴訟期間，他們種的樹木、菜蔬和糧食多次被以色列士兵摧毀，損失共達一百多萬美元。但是，因著堅持，他們最終保住了他們的土地。這家主人在他們的家洞（family cave，受逼迫時生活和聚會的地方）中分享了這段故事。最後他說，因著信仰，他們拒絕把自己看作

行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我們感受到那裡山谷湖海、草木沙石都不只是景色，而是某種啓示的形式，或說是一種彰顯“道”之“身”。 Walking on the land of Israel, we feel that the mountains, lakes, greens and stones are not just scenery, but some form of revelation, just like a body that demonstrates the Word.

受害者，內心也沒有仇恨。他們建立學校和暑期營會，邀請不同種族的人參加，倡導不同文化種族的人和睦相處，彼此相愛，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耶路撒冷是屬於上帝的聖城，誰也不能憑武力佔有它。它屬於和平的居民，彼此相愛的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基督徒，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基督徒是屬靈後裔），本應該和平相處，共同敬拜那唯一的真神。或許，只有把這座城完全交在上帝手裡，耶路撒冷才會有和平、友愛和安寧。

那道，那身

約翰福音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1:14）在遊歷了以色列之後，我對道成肉身有了進一步的思考。

道成肉身是我們信仰的中樞。耶穌基督藉著道成肉身，把神的慈愛和恩典清楚顯明出來。但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神的慈愛和恩典其實早已顯明在祂的創造之中了。誠如保羅所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1:19-20）

在伊甸園裡，亞當和夏娃對神的慈愛和恩典應該知道得很清楚。只是因著人犯罪，與神隔開了，我們對神的慈愛和恩典就成了視而不見。在屬靈的意義上，罪人都是瞎子、聾子、癱子、患癩瘋病的，屬靈的知覺關閉或麻木了。耶穌醫治這樣的病人，大概也是為了要開啓我們吧？

在神的啓示中，“道”其實和“身”是分不開的。在舊約裡，充當著“身”的，不是聖子的肉身，而是神豐富的創造和供應。當然，罪人看不到這一點，也不能理解，所以才需要最終的聖子道成肉身。

耶穌在被捕前設立聖餐：“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就擘開，遞給門徒，說：

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馬太福音26:26-28）在這個動作裡，耶穌用餅指代他的身體，用酒指代他的血，並以之與門徒們立約。那麼，他的身體和那餅和酒豈不是聯繫在一起的？是否那餅和酒本來就啓示著他自己，只是靈裡瞎眼和耳聾的人不明白呢？進一步說，是否特殊啓示和普遍啓示本不是分開的，而是緊密相關的？是否可以說，當罪人讓這兩種啓示斷開後，耶穌又用自己的身體和血把它們連接起來？

對這樣的解讀可能會有人不贊同。不過，聖地的遊歷卻讓我們深深感受到普遍啓示和特殊啓示的密切關係。

在以色列土地上行走，和在中華大地上的感覺非常不同。在中華大地上，我們感受的是自然風光、風土人情和歷史幽情。雖然也會感嘆造化的神奇，但更多是感慨人生的變幻，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或“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或“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等等。這種感受與中國文化以人文歷史為中心有關。在特殊啓示不清的時候，普遍啓示也是不明的。

與之相比，行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我們感受到那裡山谷湖海、草木沙石都不只是景色，而是某種啓示的形式，或說是一種彰顯“道”之“身”。當然，這種感受必與我們讀聖經有關。在特殊啓示的光照下，普遍啓示就顯出意義來。

反過來想：既然有特殊啓示的以色列人，也常常對普遍啓示視而不見，何況沒有特殊啓示的人呢？人與神之間、與自然之間的斷裂，與歷史、與人之間的斷離，都是因著靈性上的失敗；所留在自然、歷史和人身上的傷害，也是非常具體的。在這個意義上，主耶穌的身體復活可以理解為：祂不僅是要醫治人的靈魂，還要醫治人的身體，及人所居住的大地。

道成肉身似乎昭示了兩方面道理：一方面“道愛身”，願意降卑自己，與身結合；另一方，“身渴求道”，希望與道結合，得醫治。中國人追求“天人合一”，卻因著不認識神而變得飄渺不可及。以色列人因著認識神，便能頌讚說：“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它的量帶通遍天下，它的言語傳到地極。”

（詩篇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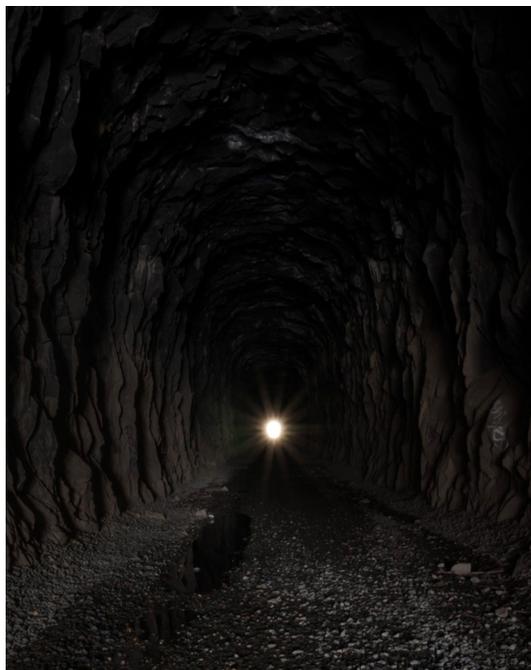


結語

中國人在國內遊歷時，感受的常是“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雖有喜悅，更多的卻是惆悵，為何如此呢？因我們總是飄蕩在歷史的不確定中，不知道終極的歸宿。以色列這塊土地雖然也曾經歷風霜雪雨、兵戈鐵馬、世事滄桑，但在歷史幽情之外，它還有牢固的信仰，指明了終極的歸宿。因此，雖然這裡的人知道自己是寄居的，卻顯得相當篤定。

以色列的土地是貧瘠的，又是神奇的，因為它是神的應許之地；耶路撒冷是美麗的，又是悲傷的，因為它是人們爭相搶奪的聖城；神的救贖之道是神秘的，又是具體的，因為神的恩典、慈愛，救贖都道成了肉身。這趟聖地之旅讓我穿梭於聖經與土地之間、歷史與現實之間、神與人之間，感慨良多；藉此文寥寥幾筆，略記所得。 

作者原在中國一所大學任教，現在美國進修神學；為恩福神學生。



追尋 隧道出口 的亮光

孫毅

我是1996年5月在陝西的西安受洗的。我的人生會轉向信仰，說來與1989年六四之後的氛圍有關係。

激情的破滅

我出生於工人家庭。1977年讀完高二時，文革結束後的大學恢復招生，我們這一屆高中生雖尚未畢業，也有資格報考。當時楊振寧、李正道的名聲如日中天，因著「科學救國」的理念，我選擇了基礎科學中的根基——理論物理。1982年西北大學本科畢業後，在當地中學教書。不久我便覺得，要以物理學救中國，似乎離我太遙遠了。

所以我轉向哲學，希望藉著思考來探討人生的意義，並將個人生存的價值與國家的復興緊緊地關聯起來。我報考了科技哲學專業的碩士，開始在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學習。當時我和西安交通大學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了讀書班，讀《走向未來》叢書，探討很多關於改革、國家、未來等的問題。那幾年大家的讀書熱情都十分高昂。

1987年畢業後，我到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任教。兩年後的春天，學運沸

騰，西安的學生快速行動起來，紛紛湧進市中心的新城廣場。我並沒有直接參與，卻也十分同情和關注。當北京的槍聲響起後，我們這一代人的理想都破滅了。讀書班再沒有人來。大家都處於茫然的狀態，各自分散了。

約兩年後，我離開大學，轉到一間醫藥公司工作。當時覺得，哲學思考是虛的；掙錢養家比較實際。

羅馬書的啓發

在公司工作時，必須與社會各種階層打交道。為了推銷業務，需要應酬，上館子、唱卡拉OK等。這樣的生活讓我更感到空虛和無意義。那段時間裡，我開始參加查經小組。

我的母親在文革初期就信了耶穌，她一直為兒女禱告。我跟著她去過教會，但發現那裡都是老頭老太太。她再要我去時，我就提出一個條件：要去年齡相仿的人參加的聚會。

那時剛好有位老弟兄準備成立查經小組，有七、八位年輕人參加；於是我就去了。回想起來，這實在是神對我母親禱告的回應。查經的內容是羅馬書，我跟著這位長者查了一年半左右。他是1947年學生福音運動時信主的，當時在西安交大任教。我第一

(我)發現基督信仰不只帶來心靈的慰藉與靈魂的救贖，其中有許多真理值得去認真思考、追求。
I found that Christian faith not only brings about condolence to the heart and redemption to the soul, but also contains valuable truths that worth serious reflection and passionate pursuit.

次去查經時，看見他穿一雙解放鞋，布褲子，還以為他是從農村來的！但他其實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教授。

我從前自己也翻過聖經，但是讀不懂。這一年半的查經，給我很大的啟發。這位長者對聖經很熟，且自修過希臘文。羅馬書讓我明白，自己生命中的失敗、對人生的虛空感，其實是因著罪的緣故。而要想從罪中得到解脫，便需要耶穌基督的恩典。

親人過世的震撼

我雖然在理性上認同基督信仰，但當時還沒有受洗的意願，覺得只要在學問上追求就可以了。然而95年底前後，我的爺爺和我妻子的爺爺奶奶相繼在半年之內過世，對我們造成不小的震撼。

我妻子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婚後有段時間，我們也和他們住在一起。爺爺有天中午吃飯時感到不適，下午送到急診；家人還在辦手續，他就走了。以後不久，奶奶就有痴呆症的現象。

我妻子是牙醫，有段時期她下鄉去服務，家裡只有我陪著奶奶。有幾天，她總是晚上把我拉起來，說她要回家。我當時不懂，總和她說：這就是你的家啊。信主多年後回想起來，才覺得這可能是人在離世前，靈魂想要回家的一種渴望。

一天早上我起來讀經。天還沒亮，屋裡的老式燈泡突然掉下來，摔碎了。頓時周圍一片漆黑，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種被黑暗吞滅的



恐懼。天亮後，我分別給太太和岳父打電話。其實那兩天奶奶的精神還好，但是當他們回來，下午四點給奶奶餵水時，她突然就走了。這麼近距離照顧的人，一下子就離世，讓我對生命的脆弱有特別深刻的感受。

隨後的主日，我去一間家庭教會聚會。那位牧師講道熱情澎湃，禱告特別有力量。那天他講完後就呼召人信耶穌。當時有兩人舉手，我是其中之一。聚會之後，教會立刻就給我們施洗了。我就在沒有太多的準備之下受洗了。後來想，或許這也是

神對我這種比較理性的人所採用的方法。

真理的亮光

90年代初，劉小楓寫了一系列有關基督信仰的文章，發表在《讀書》期刊，介紹好些神學家的思想，後來結集成《走向十字架的真理》。這些文章重新燃起我對真理的熱情，發現基督信仰不只帶來心靈的慰藉與靈魂的救贖，其中有許多真理值得去認真思考、追求。

這樣的認識讓我把信仰和學問的追求連接起來。我覺得，這一點對中國知識分子也很重要；或許在他們能夠接受信仰之前，在文化上先需要有這種轉折。

因著這個因素，96年受洗後，我就決定到北京大學去讀博士，從過去哲學的研究轉向基督教思想這個方向。

走上基督教哲學專業

那時我已經回到建築科技大學，教公共理論課。信主之後，我對授課的內容失去了興趣和熱情，所以向學校提出到北京大學去進修。96年正好劉小楓在北大辦暑期班，我便去上課。我在北大又留了半年，為能在該校攻讀博士作些準備。

我當時的禱告，是求神讓我未來可以改個方向，能教與基督教相關的哲學或神學，使我的工作與信仰能夠結合。而只有讀博士，才有轉換專業的可能。

當時建築科技大學不希望我離開，因為我是系裡兩位主要導師的開門弟子，他們寄望培養我。最後學校勉強同意我去考，但只准考一次。那時我的壓力不小。若考不上，就只能一輩子從事自己不想作的工作；若考上了，我就要交房、繳罰款（因剛提升副教授，本應服務五年，才作了兩年）。

對於考博，我最擔心的科目是英語；因為自1987年畢業後，基本上沒碰過英文。1997年11月的一個晚上，由於壓力很大，我讀不下書，便拿起聖經來讀。讀到希伯來書3:10，神評論以色列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突然，這句話好像是神在責備我：雖然信主一年多，但內心並不真正認識神，不明白祂的作為。

那天晚上我在神面前痛哭悔改。回想起來，那是我第一次經歷主，應該算是我真正相信主的開始。先前還多半是存著文化基督徒的心態——只是理性的認同，沒有內心的順服。經過那天晚上的光照，千斤重擔彷彿完全脫落；對於未來變得能輕鬆以待。

人生無論在哪裡，能有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我心裡的重擔放下了。

I realized that wherever we g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in God's presence. I laid down the burden in my heart.

次年3月赴北大考試。前一晚我睡得很踏實，但考英語時還是覺得很難，我估計達不到60分。成績公布時得知，英語過線要50分，而我是53分！

收到通知書後，我去建大的人事處。本來應當辦不少手續，還要繳罰款，但他們看了通知，便把我的檔案交給我，什麼也沒要求。至今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看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順利地到了北大就讀，一切都重頭開始。

進入人大的意外

我在北大用了三年時間取得博士學位。在北大修了一年課之後，到加拿大的維真學院進修，2000年4月再回到學校。由於2001年就要畢業，所以我回來後，感到論文寫作的壓力很大，每個月至少要寫一萬字，才來得及次年初繳給學校。

然而到11月，因為找工作沒著落，我感覺十分沮喪。那幾個月我一直禱告，求神開路，讓我能在大學教基督教方面的課。我向七、八間有宗教系的大學寄了簡歷，但都石沈大海。雖然當時在武漢大學或許有機會，但我妻子在西安一間很好的口腔醫院工作，她提出，除非我有很好的工作，否則她不想離開。所以我心裡非常作難。

11月的一個晚上，我來到北大靜園的草坪，心中很愁苦。已經約有一個月，論文都沒辦法動筆了。我在草坪上來回走，直到晚上11點左右，突然聽到內心有個聲音：你為什麼只顧念地上的事，不顧念天上的事？（參歌羅西書3:2）我下意識抬起頭來，只見滿天繁星，月光皎潔，我突然感到神



的眼睛正在天上看著我，讓我極為感動。我豁然開通：北京與西安，在地上看來彷彿差別很大，但在神的眼中看來並非如此。人生無論在哪裡，能有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我心裡的重擔放下了。若是神喜悅我們一家人在一起，回西安也可以！

幾天以後，突然有個電話打到我們宿舍，是

中國人民大學打來的。其實我並沒有給這間大學寄簡歷，因為一直以為機會微乎其微。電話那頭問：你們這屆有沒有學道教畢業的？剛好那屆沒有。對方又問：那你是學什麼專業？我回答：我是學宗教專業，基督教方向。對方說：那你就把簡歷寄來吧。我寄去後，很快接到約見與面試的通知，並順利通過，拿到聘書。

這件事明顯是神的作為。因為照一般推理，這通電話應該是在上班時間打到系辦公室的，怎麼會在晚上打？而且電話剛好打到我的宿舍！從這件事我學到，神有時為我們開路之前，要先處理我們內心的糾結。等我們完全順服時，祂的帶領便會顯明。

2001年7月進入人大後，我發現這真是神開的門。當時我開基督教方面的課完全沒有問題。我除了給研究生開基督教思想史、經典選讀等課，還給本科生開聖經導讀課，讓全校學生選修，大教室都坐滿了。現在要開這樣的課，已經不太容易了。

那時我兒子讀六年級，進了人大附小。妻子也來了，而且很奇妙，她能進到北京市口腔醫院（現屬首都醫科大學），比西安的醫院水平還高。神為我們家的這些安排，是之前都不敢想像的。我的妻子經歷這樣的恩典後，對神也有所認識，也願意受洗了。

與教會同受試煉

我98年開始在北京讀書時，就去守望教會，那時是在一間地下室聚會。我們家在北京安頓後，週末便投入教會大家庭。兒子在主日學中受到很好的栽培，當時教會的兒童不到20位。我們沒讓孩子在週末去參加其他的才藝班。只是我常帶他去逛書店，培養了他愛讀書的習慣。我曾給他買魯益師的童書，後來發現對他的影響也不小。

我到人大任教後，就帶研究生團契，成員主要是各校的研究生和一些人大的學生；後來改名人大團契。2001年時，教會約有六、七個團契。往後幾年不斷增長，一直到2009年發展到七、八百人。我在教會主要對神學教育及文字事工有負擔；2003年擔任長老後，次年就開辦一年制的聖經學校，週末上課，栽培小組長。2007年主辦《杏花》雜誌，又建網站，發展媒體事工。

那幾年，我在教會的服事對我在學校的工作基本沒有影響。那個階段的難處，比較是我自身學術研究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我在學校授課的內容較多與學術研究或自由神學相關；我的博士論文

那天下午在禱告的時候，突然內心有一股很大的安慰和釋放，伴隨著一個很强的意念：我是屬祂的！是屬耶和華，屬耶穌基督的！ One afternoon when I was praying, my heart was overwhelmed with great comfort and relief along with a strong realization: I belong to Him, to the Lord, to Jesus Christ.

是研究齊克果的生存神學，後來也多讀蒂利希（或田立克）的書。但在教會，我力求按傳統信仰來教導和實踐自己的信仰。那時我對聖經真理與現代思想的聯繫還不夠有把握。所以2006、07年，我到密西根的加爾文神學院進修，認真研讀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期望能建立一個新的神學框架和基礎。

到了2009年11月第一個主日，教會因為聚會場所不能使用，而到戶外聚會，引起衝突與關注。第二週約有六百人到戶外；因為講員被警員圍住，我便臨時作了短講。從此之後，我在學校就經歷到壓力。校內的統戰部、哲學院書記都找我談話。此後，提職稱就無望了，發文章也受到影響。不過教學方面還沒有變化。

後來教會暫時得到允許，可以找地方崇拜。每週臨時找地方的情況延續了一年多，2011年4月10日又爆發了戶外聚會的問題，那次教會受到更大的衝擊。我和其他諸位同工一樣，也被在家中看管起來。比較嚴格的全日看管延續了一年多。起初完全不讓我去教課，但一個月之後，院裡為我爭取通融，於是學校安排車子接送我去上課。第二個學期我沒有開課。來年的春季，當局決定不再繼續全日看管我，只在週末為之。

我於2004年開始在人大辦兩年制的暑期碩士培訓班，希望幫助一些教牧人員進修；這個班也因此次事件而無法續辦，於2013年結束。總共八年中培養了三百多人。此後我在人大再也無法開新的課，或辦其他的活動。

走在隧道中？

回顧這段試煉的時期，我十分感恩，因為被看管的時期，讓我對自己的信仰有更深的反思，包括對自己救恩的確定。

在2011年4月比較緊張的時間，教會治委會的成員都作好了隨時入獄的準備。我那時心中所放不下的，主要還不是家庭，而是在人大的工作，因為感覺那是神所開的門，而我在學術研究方面也有負擔。

有一天，知道另一位牧師當天被帶走，我以為很快會輪到自己。那天下午在禱告的時候，突然內心有一股很大的安慰和釋放，伴隨著一個很强的意念：我是屬祂的！是屬耶和華，屬耶穌基督的！我立刻意識到，其他事都是可以放下的；神最關心的是我們這些被祂獨生愛子的寶血買贖回來的人。對我而言，這是信主以來最明確的得救確據。我清

楚知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屬於神；其他的事不再那麼重要。

這個經歷對我是很大的恩典。即使到現在，很多事對我似乎都更容易放下，不會成為捆綁。另外，由於教會的境遇，也引發了我在神學上的一些思考；我期待未來能在这方面能有更新的開展機會。

我在教會事件中學到的功課是：有時神家遭到外在的十字架，雖然一開始我們會抗拒或抱怨，但在過程中若能順服並接受，在生命與信仰上便會有成長和突破。其實，當初很多時候我們是被推著作決定，倉促應付局面；當然其中必然有神的引導。

這過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在試煉與爭戰中，我看到自己的軟弱、無力；自己的本相藉此暴露出來。我是2003年作長老，前幾年的服事比較順，覺得自己作得不錯。但到了2011年才覺得，帶領教會真是有點力不從心。面對逼迫，會有懼怕；面對挑戰，會沒有耐心。

我心靈最軟弱的時候，應該是2012年初，主要是因為看不出教會的困境能如何解決。當時腦中常出現一幅景象，就是走在一個長長的隧道中，不能往左或往右，也無法退後，只能往前，但又完全看不見出口，只得摸黑前進。



這幾年我慢慢從屬靈低谷中走出來。如今看來，似乎是神特意要讓教會這麼走的。至於什麼時候能從這種狀況解脫出來，那就看神的主權了。因此，我的心這兩年已經完全釋然了。

有一次我在禱告時，內心出來一句話：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我到人大任教是神開的門，現在看來，這扇門似乎正在關閉，所以我萌生提早退休，轉換跑道的意念。於是2018年5月我向學校提出早退，很快就獲得同意。

如今神又給我印證，引導我走上神學教育的新工場，感謝神。 

作者現任教於神學院，本文為其口述整理。

在受苦中體會主的心腸

約書亞

當我們面對強大的敵人，覺得自己很渺小的時候，出自肉體的勇敢往往不堪一擊。在現實的强大壓力之下，我們何等容易忘記上帝的掌權、上帝的預定、和上帝的話語。可是，倘若不相信神的話，即使經歷過再多的神蹟，在真實的困難、恐慌、敵對、熬鍊臨到時，信心也不見得會堅固。

然而，感謝神，祂是偉大奇妙的神，樂意扶持祂的兒女。我們的懦弱和失敗不能攔阻我們與基督的恩典相遇。主不止息的慈愛和恩典，成為我們繼續作戰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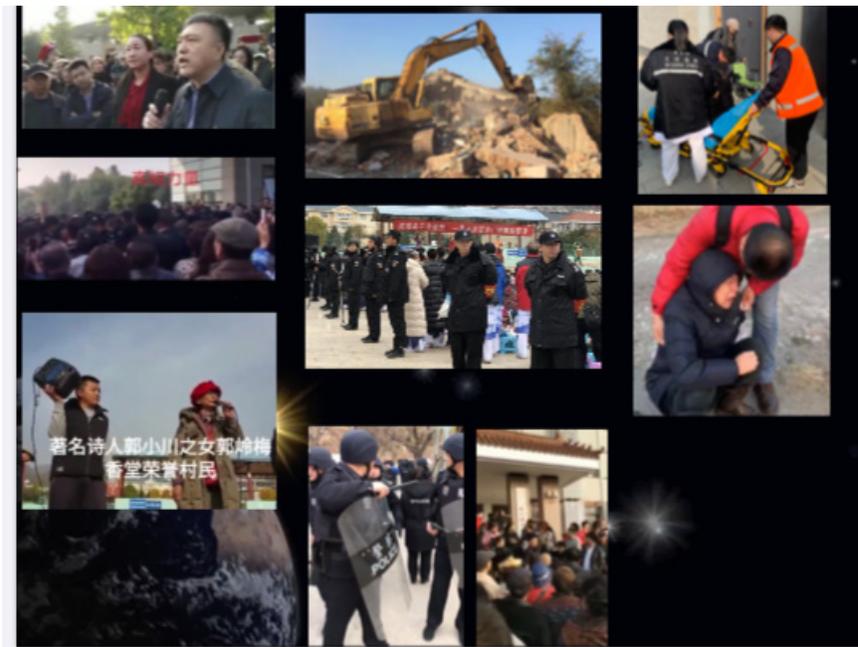
在強拆的絕望中傳播希望

2019年10月14日，我們家突然到收一紙行政命令：一週後住家將被強制拆遷。這則消息令我們和鄰居錯愕不已。

約兩年前，為了能穩定事奉，在岳父岳母的大力支持之下，我們在靠近北京的城郊買了這戶農家院，沒想到如今竟然要被無償拆除。同一時期，政府公布計劃，要將北京附近許多類似的小產權房拆除。消息一出，引起多處群眾的抗議。我們也和小區的居民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我們努力設法，聘請律師，走過行政訴訟、行政覆議、逐級信訪等。在過程中，看到成千上百哀傷哭泣、絕望無助的同胞。我們曾經被欺騙、被分化、也被利誘。我第一次那麼深刻地體會到人性的罪孽深重，另一方面，卻也豐富多彩。

我經歷了無數個不眠之



夜，一回回希望與失望。幾乎每天都在眼淚與禱告中度過，而唯有在基督的話語之中能得到安慰。

羅馬書12:15說：“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同樣遭到強拆命運的，在北京昌平區就有二萬戶，影響了十萬人；全國更有幾百萬人受到這樣的煎熬。我逐漸放下自己，不再只為自己難過，而體會所有被欺壓者的苦難與無助，與他們一同哀哭。

神提醒我：“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篇127:1）我體會到人的軟弱和卑微。住處若不是出於神的看顧，就算如無有。若不是神的保守，我就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10月15日靈修時，看到神的話說：“萬軍之耶和華我的

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壇那裡，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燕子為自己找著抱雛之窩。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詩篇84:3-4）在那幾天我格外體會寄居者的心。只有上帝是我們的家和避難所。

12月20日，我們小區正式被強拆，沒有任何補償，哭告無門。

當天，神告誡我：“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摩太後書4:5）在這苦難的時代，我必須要有忍耐到底的決心，不被難處打倒。我重新在神面前更新自己從神領受的託付。

無論得時與否總要傳揚

我們一家於2016年5月13日返回中國事奉。三年多以來，看見神的帶領。以下簡單總結幾方面恩典：

凡遇重大的經歷，主往往會提前告知，用祂的話語先行提點。所以在遇事時，我心裡可以毫不懼怕。
Whenever critical circumstances befall, God always prepare me beforehand with his Word as reminders. Therefore, my heart is free from fear when a crisis strikes.

1. 與同工一起從零開始，開荒建立教會。
2. 在教會藉著傳福音、佈道，見證了80多位同胞信主，生命發生改變。
3. 見證了四十餘位弟兄姊妹受洗。
4. 個別帶領門徒三十餘位。
5. 見證許多家庭在基督裡被修復。
6. 見證四位弟兄姊妹走向全職和半職事奉神的道路。
7. 見證許多抑鬱和躁鬱的弟兄姊妹經歷更新與改變。
8. ……

我們教會曾在2017年10月第一次受到衝擊。而從2019年的9月29日起，至10月中旬，一波波的衝擊頻頻臨到。

1. 9月29日晚，政府各部門40多人聯合衝擊教會。
2. 9月30日，我被警察約見。
3. 10月6日，主日禮拜換了場地，但再次被衝擊。
4. 10月7日，又被相關部門約見。
5. 10月9日之後，我和妻子多次被約見……

在這些過程中，主使我們學習到一些寶貴的功課。我們的心從一開始的恐懼驚怕中得到

釋放，裡面越來越自由。另一方面，因著與公務員群體多次接觸，逐漸體會到他們的心理狀態，而生發了憐憫的心；同時，我也學習到如何超越對立的心態，去關愛質詢我們的人。

還有一點值得分享。我在跟隨主時，凡遇重大的經歷，主往往會提前告知，用祂的話語先行提點。所以在遇事時，我心裡可以毫不懼怕。外表看起來，試煉大到一個地步，是常人受不了的，但主已經為我打過預防針了。

珍惜基督用命換來的自由

2019年相當不平靜。在香港，反送中條例與爭取民主法治的群眾運動，下半年起一直如火如荼地進行。在國內，基督徒的活動空間愈來愈受限，甚至過去可以在網路購買到基督教書籍，如今也幾乎全被下架。我在期間也多次嚐到「自由受限」的滋味。

由於我在推特轉發了同情香港的視頻，曾被公安傳喚，去做筆錄。助理呂姊妹曾購買小麥書房的主內書籍，因而被公安約見，我陪同她一起去。另外，因著我們服事家庭教會，多次被行政單位約見。還有其他狀況，一言難盡。

經過這些事件，我比從前更加珍惜「自由」的可貴。我能體會香港同胞自由民主空間被壓縮的難處，願意更多為香港祝福禱告。我也格外體會到國內從事基督信仰文字工作者的難處，求主保守，重新給他們發展的空間。

我尤其體會到

靈魂自由的寶貴。感謝恩主，基督已經藉著祂的死，換回了我們靈裡的生命與自由。這是沒有人能奪去的。即使個人或社會失去了自由，但是屬神的兒女所擁有的心靈自由，永遠讓我們可以超越環境，喜樂遨翔。

用正道教育孩子

11月初，我女兒和兒子所就讀的基督教學校突然收到通知，政府勒令學校關閉。學期才進行了一半，令我們全家不知所措。當時為了住房的事，我們已經筋疲力竭，再加上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更是雪上加霜，讓我們登時手腳發軟。

靠著禱告，我們終於振作起來，努力去找合適的學校。經過一段時間的尋找，在原來住處的周圍一校難求。在全北京四處尋找之時，更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國內敵對基督信仰的勢力何等強大，而基督教的資源何其缺乏。

感謝神，在住處與學校的事上，我們終於經歷到神奇妙的帶領。如今我們住到一個小區，孩子的學校就在小區之中，不少老師都是愛主的人。雖然住處離我服事的教會比較遠，但已經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如今的中國好像一個高壓鍋，許多人得了抑鬱症或躁鬱症，這類精神疾病幾乎已經隨處可見。經過這幾個月經歷的難處，我更加體會許多國人內心難以名狀的苦悶和壓抑。唯有基督帶來的生命之光、永恆的福音，是我們的盼望與出路。求主給中國人自由聽聞福音的機會，讓屬靈的復興臨到神州大地！

作者在中國事奉，本文為編輯室根據他提供的資料整理



(接封底)

遭攻擊的傳統

眾所周知，美國政治理念的最終依據是聖經。17世紀，一批批尋求信仰自由的新教徒，離開歐洲家園，來到這片新大陸。18世紀獨立建國之後，高舉基督信仰的標誌在美國大地隨處可見。19世紀，歷時五年的南北戰爭（1861-1865）讓全國元氣大傷，各地虔誠的信徒倡議在鈔票上印「我們信靠神」（In God We Trust），表明相信國家的興盛在於神的保守；1864年國會通過法案。

然而，開放移民的美國湧入各種族群的人，帶進各式各樣的想法。在文化領域，世俗主義者用懷疑、爭辯、嘲諷，不遺餘力地攻擊立基於信仰的價值觀。儘管有些場合（包括政治集會）如今仍沿襲傳統，以禱告作活動的開始，但已有強烈的反對聲音，指稱這習俗違反科學、不利法治。他們認為：承認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是恥辱。

中世紀歐洲瘟疫大流行時，宗教的祈禱、儀式、苦修都無法阻擋疫情。嘲諷彭斯團隊的人，看來是把這段往事與他們的禱告關連在一起。新華社也刊出這張照片，語帶諷刺地說，美國防疫只能求神了。中共政府自豪地以為抗疫有成，而所靠的是高效的政治運作！

不相容的世界觀

然而，人的行為是依據他的世界觀而來。對行為的評論，倘若未深入觸及世界觀，往往是無謂的妄論。對祈禱的評價也應該從世界觀來剖析。

華人經常求神問卜，這習俗在文化中已經根深柢固。「臨時抱佛腳」、「心誠則靈」等俗語，所反映的世界觀是：承認人的有限，肯定有超越的力量，但不去追究這些外力的源頭；只要對自己有利，就奉為神明。

無神論者對祈禱徹底嗤之以鼻。他們的世界觀為：宇宙的存在純屬偶然；適者生存是自然現象；所以萬事只能求諸於己。

不過，世俗化社會裡更多人持「不可知」立場。他們的世界觀為：宇宙的來龍去脈、有沒有造物主與靈界，這類超越的事既難以判斷，不予置評才是上策。持這觀點的人可分兩類，有些是

認為這立場較客觀，有些只是懶得去追究形而上的奧秘。

聖經卻披露「有造物主」的世界觀：時間、物質、生命的源頭，乃是出於一位大能的主宰；祂有情有義；而人是受造物中唯一被賦予靈性、能和祂溝通的生靈。神造宇宙自有目的，並且已經透過祂的話啓示給人。祂應許要拯救相信的人，賜予今生的恩典與永世的福份。

祈禱豈可小窺

接受聖經世界觀的人看重祈禱是理所當然的。與造物主溝通，本是人生頭等大事。祈禱並非向空氣說話；在肉眼無法看見的靈界，祈禱是一場真實的對話。

上帝的回答不像民間宗教用籤文、擲筊，而是在祈禱者內心賜下聖靈的感動。對這種感動的描述，最常見的便是「平安」。神應許祈禱的人：「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利米書33:3）

祈禱時可以傾訴心情，讓人放下重擔。哈拿因不能懷孕而充滿愁苦，向神哀求；當她從祭司得到神必垂聽的允諾，立刻「走去吃飯，面上再不帶愁容了。」（撒母耳記上1:12-18）

聽禱告的上帝會採取行動：「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在急難中，悔改的祈禱更能扭轉乾坤。從前以色列人因悖逆遭神降瘟疫，大祭司亞倫拿香爐（代表祈禱）站在活人死人中間，瘟疫便止住了。先知以利亞見全國離棄神去拜偶像，藉祈禱用乾旱懲罰百姓，又藉祈禱帶來恩雨沛降。「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羅馬書8:26、雅各書5:16）

安息於神旨之中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面對即將到來的十字架苦難，三次禱告說：「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馬太福音26:39）祂的榜樣展示出祈禱的終極目的：不是要強求神聽從人意，而是藉著親近神，讓人更明白神的心意，與祂同行。

無論事情的結局如何，對在祈禱中與神相遇的人都無關緊要。因為掌握永恆的是神，祂必有美好的計劃！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一張照片的波瀾

蘇卿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6-7）



一張在美國副總統彭斯辦公室裡拍的照片，近日在網上瘋傳，招來一波波嘲諷的「禱告羞辱」（prayer shaming，這名詞幾年前出現，嗤笑公開祈禱。）

被任命為防疫總負責人的彭斯，2月26日召開工作會議，他首先請與會者低頭禱告。一個世俗研究機構的網站以該照片為頭條新聞，標題說：「白宮士氣和智識低落的徵兆：……想用禱告阻擋新冠病毒。」

另一位高調的無神論者直言：「有人說，這些共和黨人想用禱告擋住病毒。這不是笑話。我們還能期待他們會作什麼？科學？理性？合理的作為？」一則推特在照片下面寫：「彭斯和他的新冠緊急團隊用禱告來解決問題。我們簡直（空白）……」（轉封底裡）